

著編堅叔陳

日本 經濟中的

行發社版出國中新



本日的中潰崩在

著 堅 叔 陳

抗
19

行 印 社 版 出 國 中 新

月 五 年 七 廿

序

日本的泥脚現在已開始到了崩潰的階段了，十個月的長期對華戰爭，結果是毫無所得，只增加了國內人民的不安和經濟的危機。日本軍閥祇知一意孤行，向外擴展侵畧的野心，全不想想他所立脚的基點是如何的脆弱，雖然結果終將不免自食其報，然而中日兩國的人民，却已經深蒙其害了。

費了幾十年的準備，還不能消化已經佔領的「滿洲」，却想一無準備的獨佔龐大的中國，這真是從來未有的大冒險舉動。由此也可看出日本軍閥是如何的愚蠢。可惜他雖有心作這件買空賣空的大投機事業，却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拿不出賭本來作孤注的一擲。

現在日本的情形，不論是內和外，都充滿了深刻的危機。在外面，英國美國和蘇聯，已經把牠緊緊的包圍了起來，對華戰畧着陷於失敗，尤其是中國神奇飄忽的游擊戰和運動戰，使他達到了無法應付的地步，而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士

兵的厭戰乃至於反戰，更是牠直接的致命傷，最近牠的發動魯南二次大會戰，以及由津浦南段渡淮北犯，企圖兩面夾攻，佔領徐州，打通津浦，只是顯示牠的無計可施，拚死瞎撞而已。事實上，牠內部的困難已經達到了飽和點，經濟上，則龐大戰費籌措困難，戰時經濟充滿了危機，軍事政治上，則陸軍內部的軋轢和陸海軍的暗鬥至今未已，軍閥和財閥政黨的衝突反日益劇烈，此外如工人的飢寒交迫，農村的貧困不安，國內民衆的反戰運動以及朝鮮台灣等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澎湃，都使牠四面楚歌，一籌莫展，也都有決定牠崩潰的重大作用。

許多人對於目前中日戰事的觀察，都只注目於軍事上的勝負，這態度我以為是不對的。我們要注意軍事，同時更要注目於政治經濟，看到底是誰有持久作戰的能力，尤其對於敵國的內情，要能加以正確的估計和解剖，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這一本小書，也就希望能在這一點上面，給讀者以小小的貢獻。

著者 一九三八年五月

目次

序.....一

第一章 在包圍中伸展泥腳.....一

一 日本四面受敵.....一

二 對華戰畧的失敗.....一〇

三 無法應付的中國游擊戰.....二三

第二章 軍閥的末路.....四七

一 陸軍內部的軋轢.....四七

二 陸海軍的暗鬥.....六〇

三 軍閥與政黨的衝突.....六七

四	大將孫力	七一
五	士兵厭戰	七九

第三章 危機在內而不在外

八三

一	戰費籌措的困難	八三
二	戰時經濟的危機	八八
三	國內反戰運動的高潮	九八
四	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	一〇六
五	工人飢寒交迫	一〇九
六	農村貧困不安	一一九

結論 侵畧的結果是日本總崩潰

一二九

第一章 在包圍中伸展泥腳

一 日本四面受敵

日本現在已經在四面被包圍的狀態之中了，日本的周圍，不論東南西北，都敷設着鐵絲網，這正是一九三八年日本的國際情形。

從蘇聯邊境到海參威，有幾千砲壘和二十餘萬紅軍，虎視眈眈地與日偽對峙。蘇聯與外蒙之間，已締結軍事同盟，以防備日偽。在整個「滿洲」的東方北方和西北方，都在蘇聯強大的軍備監視之下。中國正在用全力作長期抗日戰爭，全中國領土都設置着大規模防禦工事，並計劃着反攻，收復失地。而且不論從西伯利亞或中國方面，對滿洲及日本本土的空襲都有可能。不久以前，中國空軍就曾轟炸過台北，並曾一度飛到東京。在太平洋之東，以日本爲目標的美國艦隊，拿撲



人的姿勢游弋。在西南方，以日本爲目標的新嘉坡軍港業已築成，其建築的堅固和不易攻下，可以在舉行落成禮時所作的大演習上看出。此外，澳洲和新西蘭也因畏懼日本的躍進，強固其防備。日本退出倫敦軍縮會議以來，英美間曾有對日本的某種協商，這已有可信賴的根據，最近英國並曾非正式聲明，美國艦隊可以利用英國在遠東方面的船塢，引起美國海軍界的極大興趣，許多方面都認爲這是英國答應在未來太平洋大戰中容許美國艦隊儘量利用英國海軍根據地的明証。英國並曾援助蘇聯的財政，支持在遠東的蘇聯陸軍的強化，英國正與蘇聯締結海軍協定，欲在遠東建立蘇聯的強力海軍。當然，這是爲了牽制日本的海軍力。

上面所述，是包圍日本的包圍陣的第一線，此外還佈了第二包圍陣，即世界到處都在防遏日本商品的猛攻。

四面八方受敵，這就是今日日本的真相，如若長此以往的這樣下去，日本唯一可走的路，不外乎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覆轍。

正確地描寫了日本被包圍的事實的，是美國人楊格，他說：「日本之由和西洋諸國的協調政策，轉換到確立在遠東優越權的政策，自一九一五年所謂對華二十一條約的要求開始。當時歐美各國，正爲着世界大戰費盡了力量，所以日本便乘機欲握到中國的支配權。但是這種要求，特別爲美國的反對，除了關於滿洲及內蒙古以外，大部分都撤回了，接着便策動全滿洲及東部西伯利亞的吞併，卽列強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時，日本亦參加，而其他各國軍隊已撤退之後，尙欲繼續駐兵，不過爲着美國的強硬地反對，不得已才撤了兵。其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放出憑大戰而得來的利潤二億美金，（卽所謂西原借款）在中國造出安福系內閣，經由它而支配了華北之後，其勢力便擴大到上海及漢口。可是爲了國民黨的抬頭，和美國及其他西洋各國的反對而失敗了。這些失敗，不但不曾縮小了日本的目標，而且更擴大了其前進政策，由於「九一八」後併吞了「滿洲」及熱河，而達到了絕頂。」

楊格又說：「第一，日本欲打破與歐美各國的協調而支配中國的決心，便喪失了美國的同情。過去六十年間，美國對於日本，給予種種的援助，可是自從進出二十一條以來，就對於日本，採取反對的態度，而且這反對態度，隨着日本進攻政策愈積極就愈強烈。第二，日本喪失了英國方面的支持，倫敦政府爲提防俄國在遠東的侵畧，可以支持日本的政策，不過日本的進攻政策，不特威脅它在中國的利益，而且也使它的自治領感到不安，即抱着日本會佔取澳洲和新西蘭的危懼之念。譬如加拿大，不特限制日本的侵畧，並且認定爲了將來，不能不預先保存中國的市場。從這理由出發，便廢除了日英同盟。日本在實際上，已陷於國際的孤立了，這孤立的直接的結果，日本軍國主義者，由於英美的壓迫，便不能不放棄世界大戰後在西伯利亞，北滿，及山東的既得地位，又不能不承認五——五——三的比率。由於九國條約，遂被迫而行中國獨立及領土完整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誓約。其後日本在對華政策中，不特政治上不斷蒙失敗，而且受到中國方面

通商上的杯葛，陷於狼狽不堪的境地，世界戰爭中所蓄積的七億美金，三億元用於西伯利亞出兵，兩億元用於華北事件，兩億元用在東京震災上，全都喪失了。加之大戰後，日本遭遇不景氣，過去十二年間的入超，達十五億元以上，當然其中由貿易之外的收入來填補的金額，亦達相當數額，但其不足，決不是很小數的，尤其是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不特惹起中國的抵貨，而且亦陷日本財政於孤立，日本至今已陷於不能不僅以自國資源去填補龐大赤字財政的苦境。在日本更宜塞心的，乃惹起了戰器上極威脅的結果，即日本的行動，致中國方面的陸軍空軍大擴張，使蘇聯配備最新式的陸軍於遠東，並強化其遠東防備。在海參威及其他太平洋沿岸諸港，配置潛水艦，將能斷絕日本的海上交通。英國從前在遠東方面，很貧弱的配備，亦已滿足，惟最近已建設新嘉坡大軍港，控制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又增大香港的防備，可實行在南中國海的通商破壞戰了，最後，就美國來看，也着手建設新艦隊，並擴大及強化太平洋海軍根據地，增設很強力的飛行隊。上

述對日本的不利發展的總和，充其量，足以威脅世界任何最強的國家而有餘，何況是叢爾的日本呢。」

日本軍部和外交的不調和，使國策的基礎動搖，再轉而成爲二元外交，成爲對內外的國威失墜之基礎。由於國策的蹉跎和動搖，而外交不振的直接結果，國步的困難更倍加。最大而顯著的是對蘇政策的失敗，誰都知道，隨着龐大的五年計劃的進展，蘇聯在遠東的軍備就不斷增大了。蘇聯的軍備愈強大，日本的外交活動愈困難，蘇聯所舉出的強化遠東軍備的理由，乃是日本拒絕了互不侵犯條約的提案。日本並不說明理由，便拒絕了互不侵犯條約案，而招致蘇聯強化遠東軍備的威脅，可說是莫大的失策。

日英的反目，是以對華問題做中心，再和海軍問題，世界市場上通商貿易問題連絡着的。在滿洲事變中及其後不久期間內的英國，依然繼續與日本的協調態度，假使日本的發展止是滿洲，而不及中國內部，那末便不威脅到英國在中國的

利益，所以一面默認「滿洲」的事態，一面和日本協力，欲維持其利益。可是不久便發生了「一二八」事變，其次又發生華北問題，日本的手一伸到中國內部，英國便認清日本對中國懷抱着領土的野心了。在滿洲，也發生了石油專賣問題，使英國顯明地看出門戶開放主義已爲日本所破壞，英國的輿論驟然硬化，對日本的警戒和壓迫突然強烈起來，接着又發生了華北走私問題，認爲足使對華債權國的英國收入陷於不安，所以更刺激它的神經了。結果，由一九三六年初起，繞着遠東問題的英日對立，便露骨起來，英國和中蘇兩國接近，增大蘇聯的軍備，又援助中國國民政府，拚命防衛自己在中國的利益而牽制日本。此外，日本的撕毀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退出軍縮會議，也使英國感覺到不安，認爲日本並不以得到中國爲滿足，或許打算攻取澳洲和新西蘭的。這些事實，和全世界市場上日英貿易的角逐而起的利害衝突結合着，更加深了英國對日的反感。

在上面的形勢之下，英國的對日政策是如下的三個，第一對日本的海軍力無

論如何總保持五——三的比率，用武力制裁日本，或者是第二，復活日英同盟，和日本協調，再不然便是第三，聯合中國蘇聯美國，敷設鐵絲網在日本的周圍。

第一方策是用武力制壓日本而封鎖日本，雖要日本屈服，但僅只海軍力是不夠的，同時需要很大的經費，如果和別的国家協力，還可以辦到，單單英國自己，一定不能達到目的。第二方策會招惹美國的反感，受蘇聯和中國的反對，南非澳洲新西蘭等自治領也會猛烈反對的，所以日英同盟復活是談不上的。第三方策是比較容易，而且日美間海軍競爭愈激烈，這可能性就愈確實。

至於美國，則在美國人裏面，有許多人以為如果日本在亞細亞大陸強固了立腳點，那末其次便會濫取菲列賓，夏威夷，特別是阿拉斯加和加爾福尼亞，這在十年以內或在二十年以內還不明白，但總之這不過是時間問題。

美國人這樣自問；美國對於這點，應該怎樣做呢？其解答如下：（一）努力建設軍艦，實質上保持對日本的五——三比率。（二）英美協力對抗日本 有機會時

，使中國和蘇聯加入對日包圍陣線。

日本就是這樣，在英國，美國和蘇聯的大包圍之下，從事對華長期戰爭，它愈是向中國的領土內深入，它的腳就在泥淖裏陷得愈深。何況它對華的戰畧，又着着陷於失敗，其結果之不能免於總崩潰的命運，只要有識之士，差不多是誰都看得出的。

二 對華戰畧的失敗

日本所以在這時期，從事對華侵畧戰爭，是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現在正經驗了編制戰時準經濟體制的諸多矛盾，生產力的不足，生產設備的不足，原料的不足，及蓄積資本的不足，這些都需開始新的戰爭的掠奪來補充；國內革命勢力高漲，罷工風潮的澎湃，也需要新的掠奪戰爭來鎮壓。在中國內部統一告成，再度的在軍佔領區域內，樹立傀儡，更需要新的掠奪戰爭來扶助。從以上幾種原因，決定了日本軍事侵畧作戰的幾個特徵：（一）速戰即決的殲滅戰，無論從政治的或經濟的立場來看，日本對於中國，掠奪戰爭，決不能持久，即單單從戰略上看，也不能持久，因爲沒有堅固的防禦陣地。（二）握守軍事交通要道的集結戰，積極佈置掠奪中國沿海沿江及交通要道的都市，使日本在華軍隊迅速地集中到幾個地點，以便和中國軍做正面的殲滅戰。（三）在已佔領的區域內，盡量地樹立漢

奸政權，例如進攻西北，一面遮斷中蘇連絡，一面建立親日政權，這不惟可以減少國際干涉，且可以減輕日本軍事後顧之憂。（四）爲得減少華北中國方面的殲滅戰，日本決計派遣多數海軍進擾長江，使中國首尾不能兼顧，且繞西北採取包圍的形勢，以分散中國華北沿海數省的兵力。

日本一心想實現以上這四種侵略戰爭的企圖，並且以爲是很容易實現的，殊不料在中國堅強的抗戰之下，所有這些企圖，都被粉碎無餘了。

第一是速戰即決的殲滅戰的失敗。日本以爲中國軍隊是不堪一擊的，所以牠自始就是用小本錢做大買賣，打算一舉即將中國軍隊主力擊破，然後進而收買親日份子，官僚，軍閥及其私人軍隊，這樣就可以逐漸瓦解整個中國政權了。牠根本沒有想到，統一團結之下的中國政府軍隊是如何的頑強，直到「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才打破了牠的迷夢，中國軍隊開始掃蕩牠的後方，深入虹口楊樹浦區域，把牠所有的部隊切成數段，後來大舉增援，在吳淞張華浜及寶山獅子林石

洞口等處登陸，戰事延長了足足有三個月，才算把淞滬陣地佔領。在這一戰中，中國軍隊傷亡在陣地上的，雖有三十萬人之多，但日軍傷亡的數目也不少，而且牠的目的仍舊沒有達到，中國軍隊宣布繼續抵抗，引誘日軍深入。在南京陷落以後，日本滿以為中國政府一定要屈服了，誰知依然還在抵抗，戰事一天天的延長下去，到了現在，日本不但覺得牠的殲滅戰的企圖已經歸於渺茫，就是怎樣早日結束戰事，也非牠所知的了。

第二是握守軍事交通要道的集結戰的失敗，中國沿海沿江及交通要道的都市，雖有少數為日軍所佔領，但中國游擊隊的活躍，使日軍覺得要扼守這些交通線非常困難。外人方面也都一致承認，在日軍佔領區域內，交通線的防守力量很是脆弱。常受中間游擊隊的襲擊。尤其是第二階段的抗戰開始以後，中國的正規軍也多數從事游擊戰，遮斷日軍的後方交通線，使日軍增援和運輸給養都陷於困境。由於交通線不能確保，使日本軍隊很難迅速集中到幾個地點，以便和中國軍隊

做正面的殲滅戰，甚至幾個已經佔領的重要都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也常在中國正規軍和游擊隊的威脅之下，隨時有被攻入的可能。不久以前濟南就曾⁽⁷⁾被中國的游擊隊所克復過。

第三是樹立漢奸政權的失敗，日本在佔領平津四個月以後，才成立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佔領南京三個月以後，才成立所謂「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但不論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也罷，是「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也罷，裏面所容納的份子，是老朽昏庸也罷，是跳梁小醜也罷，總之都是無公可辦，奄奄無生氣，命令不出「國」門百步以外。日本原欲利用這些傀儡政權來收拾中國人心，殊不料中國人除少數漢奸敗類外，個個心頭都深刻着家破人亡的仇恨的烙印，恨日本次骨，誰都不願意和牠合作。結果，日本除了佔領一片焦土以外，毫無所得，而且陷於無法收拾的狀態。

第四是海軍進擾長江的失敗。中國在全面抗戰開始前，就已在江陰要塞佈置

封鎖線，埋藏障礙物，當時本有將停泊在長江以內的日艦全部封鎖在內加以燬滅的計劃，不幸由於漢奸黃秋岳的出賣軍事機密，致日艦事先退出，未獲成功，實屬憾事。但自中國宣佈封鎖長江以後，日本海軍就無法進擾，長江沿岸防務的鞏固，也就使淞滬陣地沒有後顧之憂。而中國空軍在日軍進攻江陰要塞和封鎖線時，還建了一件奇功，炸燬了日本巨型主力艦長門號，（據日本說是陸奧號）使日軍爲之亡魂喪胆。江陰要塞陷落以後，封鎖綫也被破除，但中國又在距離九江不遠的馬當地方佈置了第二封鎖綫，全部以石塊築成，堅固如銅牆鐵壁，非僅僅埋藏水雷和沉船等障礙物可比。現在日本軍艦活動的範圍，至多只能到安徽省的大通爲止，安慶附近牠就不敢深入了，海軍僅只成爲陸軍的附庸，這也是日本始料所不及的。

第五是繞道西北採取包圍形勢的失敗，日本在攻下了綏遠和山西北部以後，就想向西進攻，切斷中蘇兩國的聯絡，牠在阿拉善旗本來設有特務機關，於是便

收買達王，引爲內應，初意一舉攻下寧夏，然後和晉北的日軍相呼應，夾攻陝甘，不料八路軍在晉北發動大規模的游擊戰，牽制着牠的軍隊無法向西移動，不久，達王又爲馬鴻逵將軍所誘擒，形勢對牠更趨不利了，牠只好集中重兵，進攻晉南豫北，一面砲轟潼關，一面由河曲保德渡河，進攻陝北府谷，然而結果渡河的軍隊並未在河西獲得穩固的立足地，就被全部驅逐了回來，而黃河北岸的軍隊：也因中國正規軍避免主力決戰，潛伏山中，四出從事游擊，陷他於困境，紛紛後撤，更無從向西進展了。

日本侵畧軍事的失敗，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牠對我戰鬥力估計的錯誤。日本軍人對於中國軍隊，常含有輕視的態度，前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就曾說過，對中國軍隊，只要一個師團，就可擊破，因爲中國的高級軍官多自私自利，不能協力合作，互相救助，擊破一師，即可相繼分別擊破其他所有的師旅云云。可見他輕視的一班。其實這種判斷是異常錯誤的，蔣委員長四年前在廬山對軍官訓

練團精神訓話」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裏面，就曾批判過這種錯誤的觀察，他說：「日本有一本書說：『現在中國的軍隊，只知道從事國內的戰爭，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一點也沒有，非在二十年以後，中國的軍隊不僅是不能和外國打仗，而且不願和外國打仗。』日本人現在看我們的軍隊是這樣的，但是他那裏知道他看錯了，這一本书也是一個「支那通」做的，他在我們中國，什麼東西都調查都研究過的，但是因為他們成見太深，對中國的觀念不免有毫釐千里之差。我們回想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他們田中大將總判斷我們國民革命軍一定在半年內自相殘殺，必要失敗，無論如何不能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但是後來事實証明了他這種惡意的判斷是錯誤了，到十七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完成了革命，國家初步的統一，這就是我們軍人不為日本人所料，而為國家民族奮鬥的明証。日本又說：我們中國的軍隊，非過二十年以後，絕對不能和外國打仗，這同他在民國十五年以前說我們中國軍人沒有國家觀念，沒有統一的信念一樣的惡意，他們

一般「支那通」的觀察，錯誤到極點。」

蔣委員長的批判，無疑地是對的。日本，由於牠對中國判斷的錯誤，所以一開始就走錯了道路，牠既然採取了速戰即決的殲滅戰，那麼爲了完成這項戰畧起見，必須要使用充分的戰鬥力。可是牠用兵的狀況是怎樣的呢？蘆溝橋事變初起時，日軍在平津一帶的只有四師團，八月下旬侵犯南口時，逐漸增加到八師團，十一月下旬侵犯晉北時，增到十二師團，這種逐次增加兵力，本爲兵家所忌，而日本屢次這樣做，就是由於牠蔑視我國軍力的錯誤的認識。

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的作戰計劃，並不把中國當做主要敵國，當牠出兵中國肆意侵畧時，不能不在北滿及國內準備強大的戰鬥部隊，以防蘇聯及其他強國的攻入，所以牠只能用小本錢做大買賣。然而中國的堅強抵抗，却迫使牠把本錢逐漸逐漸的增添了，恐怕到了最後，非傾囊倒篋的全部送出不止。

現在我們再轉過頭來看一看日本在發動侵畧軍事以前所早就擬定的侵華整個

計劃，在戰爭延續了九個月之久的現在，牠所定的計劃，到底實現了幾何？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是想把整個中國一口吞下去的，所以牠所定的侵華計劃，不單是進攻華北，而且要進攻華中和華南，牠進攻的步驟方法及路線如下：

A 進攻華北的步驟方法及路線

(一)北方戰線 以重兵駐守平津方面，形成華北戰爭的支撐，並以精兵沿津浦平漢兩路南下，與青島登陸部隊會合於濟南濟寧或開封，而遮斷隴海路，一面以重兵駐守保定或石家莊，待機進攻山西，同時阻截中國軍隊從河南北上，此外則尤須封鎖華北海口青島塘沽等地，並截斷中國與東北義勇軍的聯系。

(二)西北戰綫 以精兵開始運動戰，實行迂曲的包圍戰畧，再進而搗毀中國內地各都市，如運動戰成功，則立即在綏遠陝西寧夏甘肅青海等地，樹立漢奸政權，同時遮斷中蘇聯絡，然後直趨陝西，與平津方面的日軍會師鄭州，而巧妙地

列強的干涉。

(三)海口戰綫 青島及塘沽，兩者都是日軍佔領華北的捷徑，以佐世保爲中心，而使海陸空軍登岸後，從青島沿膠濟路與滄石路可以直搗太原，從塘沽也可以沿津浦路及滄石路到太原。

B 進攻華中華南的步驟方法及路綫

(一) 長江戰綫 日軍應沿長江逆流而上，炮毀沿江各重要都會如南京鎮江等地，並以飛機轟炸蘇州京滬等地，此外以佐世保爲中心的海軍，在炮毀沿江都會時，封鎖沿海數省以發揮其威力。

(二) 福建戰綫 以台北基隆爲中心，直搗福州或封鎖之，或以飛機轟炸沿海岸省會。

(三) 廣東戰綫 在廣州灣香港方面，以海南島爲中心，而進搗廣東，或以飛機轟炸廣州及粵漢鐵路。

從侵略軍事發動後的形勢觀察，我們可以相信，日本是完全依照了這個侵華

計劃行事的，可是後來由於中國方面抵抗力的堅強，日本不但不會達到牠所預期的目的，而且由主動的地位，一變而成爲被動的了。

在戰爭初期，日本是處於優勢地位的，牠的勝利的獲得，是由於過去中央的陸陸政策所造成的驚察親日空氣，以及抱着地盤觀念將軍隊視同私產的封建軍閥之沒有完全清除，所以牠在華北方面的進攻非常順利，一舉而佔平津，再進而奪南口，然後循平綏路摧毀大同，直搗晉北，同時由津浦平漢兩路南下的計劃也告完成，在北方戰線上，中國差不多可說是完全失利了。但牠進攻華中華南可就沒有那樣容易。華南方面，由於軍力的不夠支配，所謂福建戰線和廣東戰線，根本就只能成爲夢想。華中方面，淞滬戰事竟延長了三個月之久，這是很出於牠意料的，雖然最後終於被牠攻下來了，但犧牲的慘重，實在可說是得不償失。而且上海南京兩地，雖相繼陷落，中國軍隊的主力却都安然撤退，並沒有被摧破，反而在內地訓練成了百萬新軍，形成反攻收復失地的主要原動力。

日本侵畧軍事的勝利，到一九三七年底濟南和杭州的陷落告一總結束。此後就一步一步的陷入失敗的苦境，如若說一九三七年是中國戰局失利的年頭，則一九三八年的到來，就給予了中國的戰局以新的偉大的轉機。韓復榘的槍決宣告了封建軍閥的最後一個的死刑，此後全中國的軍隊完全統一在偉大的民族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作戰，打通津浦南段的挫折，使日本初次嘗到了中國軍隊兩翼側擊毆擊的厲害，晉南豫北的「包圍」戰畧，反而陷入中國的「大包圍」戰畧之中，更使日本認識中國軍隊戰畧的驚人。而台兒莊及嶧縣的數萬日本被包圍殲滅，分外使日本覺得中國軍隊的戰畧比「坦能堡會戰」還兇了。

在抗戰九個月以後，再來看日本的侵華計劃，是很有趣味的。誠然，牠已經獲得了不少勝利，佔領了中國不少的地方，但這些佔領和勝利，比較起牠的「整體的計劃」來，那顯得牠花費了這麼大的力氣的所得，是何等的微末呀！首先在北方戰綫方面，平津雖很快的被佔領，使牠的精兵得以從津浦平漢兩路南下，但

青島却遲之很久，直到所有日本紗廠及其他日人財產全被中國燬滅，中國軍隊自動撤退以後，始得登陸。濟南及濟寧雖因韓復榘的違法失職而瞬告淪陷，但平漢路的軍隊會師開封而遮斷隴海路的計劃，却始終沒有實現。並且日本軍隊不論想從任何一點接近隴海路，或者由濟寧趨歸德，或者由封邱渡河攻開封，或者由津浦南北段正面，及沿臨棗台支綫側擊徐州，都不成功。隴海路在日本的眼裏，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即，牠要想接近隴海路的任何一點，幾乎快要變成單相思了。而最使牠傷心的一點，是牠的軍隊不能接近隴海路的任何一處，反之，中國軍隊却從河南北上，應援山西，非牠所能阻止。

但這些戰畧方面的失敗還不算怎樣，最使牠頭痛的事，是在使牠所佔領的區域內，還密佈着中國的游擊網，數目少的時時出來襲擊，數目多的則攻城克地，陷牠於疲於奔命無法應付的境地。

三 無法應付的中國游擊戰

日本軍閥最感覺頭痛而又無法應付的事，要算是中國在他佔領的區域內所密佈的游擊網了。進行大包圍或迂迴攻擊敵人的後方，這一類色當戰畧，原是日本軍閥的拿手好戲，他以爲中國在戰畧上所能做到的最多不過是陣地戰，那就可以用色當戰畧來加以摧毀，却沒有想到中國會在他的後方施出神出鬼沒的游擊戰，和富於機動性的運動戰來困擾他，弄得他束手無策，一籌莫展。「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日本軍閥目前真有這一種苦况。十九世紀初期普魯士大將「毛奇」大敗法軍於色當的色當戰畧，已經不適用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了，中國已從他先進的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內戰時期的經驗中，學取了新的更高明的戰術。

中國在對日抗戰中，應用游擊戰術，並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很早以前，東北抗日聯軍就已在應用着了，八路軍在動員赴晉北抗戰以前，許多將領如朱德彭德懷等，就早已說明了游擊戰術的重要性，可惜在第一期抗戰中，中國事當局還牢守

着陣地戰的原則，以致南口天險，因大迂迴而告失守，上海陣地雖守了三個月，結果却終於因日軍的大包圍而不得不忍痛撤退，雖說已經達到了消耗戰的目的，但陸軍死傷在陣地上的數目超過三十萬，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的大消耗。同時八路軍在晉北雖有平型關的大捷，但因其他友軍不能採取同樣的戰術，甚至不能機動地配合作戰，以致太原終於不守，這都是第一期抗戰中未能充分採取游擊戰術而陷於一敗的明証。

但當第二階段的抗戰開始時，日本的戰畧已爲中國軍事當局所察破，同時八路軍在晉北等處不斷的勝利，也更增加了中國軍事當局充分採用此項戰術以制勝敵人的決心。蔣委員長會再三宣稱利用游擊戰畧，可使中國得到最後勝利，因日軍大胆深入中國腹地以後，即受河流山谷及大山阻隔，其交通綫即發生危殆。目前廣泛的游擊網密佈在日軍所佔領的區域內，而在這些淪陷區域內的同胞，因不堪日軍的殘暴蹂躪，也紛紛起來武裝自衛，配合着正規軍和游擊隊作戰，一時形成

了如火如荼的壯觀，使日軍計窮力盡，無法應付。

現在在白軍所佔領的區域內，差不多到處有中國游擊隊的活動，不過爲說明上的便利起見，特分爲西戰場（山西），北戰場（河北山東），東戰場（江浙皖）三方面來敘述。

1. 西戰場

在西戰場上最活躍的，當然要推紅軍改編的第八路軍了。八路軍自渡河入晉作戰以來，首先就造成了平型關的大捷，當日軍因在晉北正面受我八路軍牽制，改由娘子關循正太鐵路攻下太原以後，八路軍就散處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邊界的太行山中娘子關平型關附近，晝則隱伏，夜則出襲，其間曾造成多次有名的戰績，如攻下陽明堡，焚燬敵機，襲擊太原城，克復廣靈，破壞平漢正太鐵路的溝道橋樑等，使日軍大受損失。因着游擊戰事的順利，八路軍所佔據的區域也日見擴大了，甚至在五台山上成立了大本營。據路透社北平一月二十日通訊：日軍今名

雖佔有冀省全部與晉省一部，但實際未能統轄該區域，平綏路平漢路與太原至大同公路所成之三角形，面積近一萬公哩，其中並無日兵，而仍由一中國政府管理，此可以該政府所發行之郵票爲証。該政府設於五台山，現由與國民政府聯合之中國共產軍一部分握掌大權，政府辦公處均在高八十呎之山巔古寺中。近數星期中，日軍未圖攻入該政府所轄之境，而其地華軍時對日軍取攻勢，日軍則反取守勢。數星期前，華軍由山上攻下，佔據距平漢路綫僅八哩距北平約二十五哩之房山，扼守已一月之久。北平與石家莊間平漢路綫附近之諸小山，近來時有華軍夜出襲擊，故鐵路一帶之日戍軍，爲安全計，均避入有城垣之諸城。鐵路時被拆斷，日軍死傷雖爲數不多，而時有所聞。正太鐵路亦同一情形，華軍游擊隊時將路軌損毀，而妨礙日軍之交通。太原至大同公路鄰近五台山之一段，全由華軍控制，日軍或運輸輜重之汽車，行於該路者，輒爲五台山之華軍馳下轟擊，而該公路西面之寧武縣所駐華兵，亦不時攔擊日兵。近有一日軍發言人聲稱：日縱隊之在公路

者，現仍時遭華軍攻擊，但日軍死傷無多，此已明白承認日軍之大受困擾矣。據日員估計：五台山區之中，共產軍共有六千名，惟在上述三角形全區之內者，大約共有萬人之多，彼等因時時襲擊日軍前哨防營並日防兵較少之地，而奪獲戰利品，故軍備器械已為一新，開冬季服裝現亦全備云。該政府發行之郵票上有「臨時郵票河北察哈爾山西邊區」字樣，以藍色印成，且有國民黨青天白日之標識。

但八路軍活動的範圍尙不止此，據毛澤東與美聯社記者所談：「八路軍現在三個區域中活動，第一區介於「平漢」「平綏」「同蒲」及「正太路」之間，吾人在此區域中，建有許多堅不可拔之根據地，部隊在民間植有根深蒂固之基礎，我人之東進部隊，現已抵達天津之附近。第二區在山西之西北，介於「平綏」「同蒲」及黃河之間，第三區在山西之西南，介於「平漢」「同蒲」「正太路」之間，隨時破壞日軍後方之交通綫，擊破敵人前進之部隊。中國目前所喪失者，不過數條鐵路綫及數個大城市，此外並無損失。」

至於第八路正規軍和民衆所組織的游擊隊，在西戰場上活躍的情形，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於三月前抵漢時，說得很詳細。她說：

「晉省各村居民，對於日軍處置無助民衆的手段，業已飽嘗，所以一聽說日軍將到，就都挾了糧食避開。日軍每佔據一個村落，只見廬舍皆空，想找一個人都找不到，從井裏汲水喝，則往往中毒，而晝夜爲游擊隊的襲擊所擾，沒有一個時聲不在驚恐之中。村民中的年青的，都已加入了游擊隊，或者爲第八路正規軍運輸輜重，偵察敵蹤。婦孺則都移送到了日軍所不能到達的安全地方。民衆全體現在漸漸的都已化成了軍隊，他們操練游擊戰術很勤，使華北日軍疲於奔命，不能安處。游擊隊都藏匿在山裏，數目一天比一天增加，我最初在五台山見一隊，僅一千五百人，一個月後，已經增加到一萬人了。游擊隊的戰士，都能忍受艱苦，其中有幾個人，嘗在夜戰時，手脚因凍僵而致脫落，可是他們却處之泰然。山西天氣冷得很早，積雪甚深，他們都赤腳踏雪作戰，有時河流當前，則敲水涉水

而過，雖水深及頸，毫不畏縮。日軍現在只能扼守晉北的道路和平原，並且交通常被截斷。最近第八路軍攻擊日軍一縱隊の後路，擒其旅部的全體，參謀人員亦在內。不過八路軍的軍需問題較為困難，往往一百個人出戰，只有五十個人携有來福槍，一人既仆，另一同志乃拾其槍械，繼續苦鬥，直到全數奪獲日軍軍需，大家都有槍械才能。僻遠的縣份裏，現在設有小兵工廠，製造手榴彈，以供軍用。受傷者都經救回，以便與抬送到距戰區若干哩外，由中國醫生護士督同村民醫治。治傷設備非常良好，第八路軍愛護同志極懇懇，雖是受了重傷的，也不忍加以委棄，所惜的是醫藥品，感缺乏，麻醉劑則完全沒有。」

從上面這一番談話裏，我們已可以看出第八路正規軍和游擊隊在西戰場上活躍的一斑，他們是抗戰以來從事游擊的最先而又最利害的一支，他們的存在，使日軍感受無限的威脅。日軍發言人也承認：「中國的共產黨軍，實為『皇軍』的唯一大敵。」

在西戰場上，和第八路軍配合着，作機動性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的，還有在第三戰區作戰副司令官衛立煌將軍指揮下的中央嫡系部隊十萬。當三月中旬日軍改變戰畧，進攻晉南豫北的時候，衛將軍率部防守在靈石，日軍從三面包圍了過來，想把衛將軍及其軍隊逼得退往河西，可是衛將軍早已接受了第八路軍的戰術理論，他並不後退，也不堅守靈石，徒供犧牲，而把隊伍分散了開來，潛伏山間，從事運動戰和游擊戰。這是中央大軍改變戰術的開始。當時上海英文大美晚報曾有評論，說這樣一來，中國軍隊將要不肯再在山地區域作陣地戰，其實這觀察完全是多慮的，日軍的包圍戰畧終於粉碎在中國軍隊的大包圍戰畧之下，紛紛後撤了。

此外，在西綫活躍的，還有何柱國將軍領導的東北軍，閻錫山將軍領導的晉軍，在配合着第八路軍和中央軍作戰的一點上都曾起過很大的作用。現在一在晉北，一在晉南，乘虛出擊，使日軍防不勝防，有許多要地都經他們克復了，所以

日軍名義上雖說佔有了山西，實際上却陷入了困境，有欲退不得欲守不能之苦。

2 北戰場

北戰場可分爲河北及山東兩方面來說：

河北方面，最著名的游擊部隊，是孫殿英部，共有一萬五千，分佈於滹沱河兩岸，及行唐，靈壽，石家莊，順德一帶，晝則隱伏，夜則出襲，和八路軍遙相呼應，曾屢次橫斷平漢路。此外集結河北察哈爾的中國軍隊二萬五千人，現已散爲無數小隊，向南移動，由已往軍事長官及教育界中人士率領，其中有一大學教授名楊培林，曾率領千餘人，在太行山沿河北山西邊界一帶，出沒無常，予日軍以莫大牽掣。據華北游擊隊代表劉清揚女士談：華北游擊隊的活動，很早就已開始，當時北平學生運動極活躍，學生組織宣傳隊，到華北各地農村宣傳，從事反對自治政府的鬥爭，他們把農民組成人數不多的許多游擊隊，準備必要時就進行襲擊，使華北發生戰事的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救國會，就是後來改稱抗戰

隊的，曾予游擊隊以極大的援助，此項抗戰隊於二十九軍和日軍作戰時，頗多貢獻。華北被佔領後，又即組成若干游擊隊，爲數共達二萬之衆，其中有二千爲騎兵的八千游擊隊員，開往察哈爾東部，同時保安隊的殘餘及六千游擊隊，則在天津郊外及山西一帶，開始和敵人進行鬥爭。學生所組織的游擊隊，常襲擊敵調防部隊，軍需庫，以及北平郊外的駐軍。

第二階段的抗戰開始以後，軍事當局覺得制勝日軍最重要的還是採用游擊戰術，所以就積極進行組織適合此項戰術的隊伍。孔荷龍將軍被任爲華北別動隊司令，和救國會有關聯關係的華北人民抗戰委員會，已獲得政府正式承認，歸中央黨部民衆訓練委員會指導，而以前救國會主持人沈鈞儒爲會長，此外軍事委員會最近又新委華北游擊隊各司令，計孫殿英被任爲河北察哈爾一帶作戰司令，張蔭梧被任爲河北全省各軍總司令，高雙成被任爲河北第二路民軍司令，現在河北省內可說到處都充滿了游擊隊伍，其中多數還是屬於熱情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他

們常常以平津爲攻擊的目標，使得日本的駐軍不得安枕。

山東方面，正規軍從事游擊活動的，有劉汝明曹福林孫桐萱孫連仲等部。劉汝明所担任的是右翼，三月三十日，其步兵一師，攻克德州與濟南間的平原，切斷濟南敵軍後路。曹福林孫桐萱所担任的是左翼，曾越濟寧攻克大汶口，佔領兗州城關，並進迫泰安。四月七日，得正面台兒莊嶧縣勝利捷報後，全綫出擊，一部將鄒縣兗州一帶鐵路綫破壞數十處，一部以急行軍向北猛進，當日越泰安，沿途與敵軍搏鬥，一一將其擊退，然後以一師之衆駐泰安區守衛後路，餘由孫連仲率領，直趨濟南，八日進至濟南附近的白馬山，連夜三路包圍濟南，會同城內潛伏的便衣隊，內外夾擊，與敵軍鏖戰竟夜，九日晨將濟南東南西三門佔領，並將商埠地一帶敵軍包圍消滅，濟南僞維持會長馬良被擒槍決，僞組織人員不及逃走的都被俘虜，人心大快。雖然後來因爲敵軍的增援反攻，不得已重復退出，但現在這些機動的隊伍仍舊繼續在敵軍的後方活動，隨時可以前後夾攻日軍。預料在魯

南二次大會戰中，一定還有驚人的捷報傳來。

至於山東人民武裝自衛的組織，則有王立亭，張瑞璜，劉震東，劉耀廷，王潛，秦啓榮，陰耀武，范築先等，這些部隊總共實力共有十餘萬人。

王立亭領導的是膠東遊擊隊，他是一個中年人，別號育民，原籍河北，原任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訓練科長，在全面抗戰發生後，他便自動到山東來從事武裝自衛運動，有很多智識份子參加，現在成立八個大隊，約有一萬五千餘人，武器也甚齊全，在高密，日照，膠縣，諸城，安邱，莒縣，臨沂，沂水一帶活動。在三月初間，第四大隊隊長王徵紱率領三百六十健兒，進襲莒縣榆林溝的日軍後方司令部。八日清晨三時，即將日軍擊出村外，獲得子彈二萬餘發，手榴彈七十餘個，迫擊砲彈八箱，步槍十一枝，重機關槍一挺，偽華北自治聯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旅關防一方，旗幟符號軍衣多件，斃敵十五名，而我只有趙德勝一人陣亡。後來經過台維公路時，適有日軍鐵甲車九輛經過，內係乘載日軍二百名，企圖

前往增援，當時雙方即發生激戰，又斃日軍五名，這一次的奇襲，是膠東游擊隊的大勝利。三月十日，第一大隊與第五縱隊向諸城安邱間的景芝鎮進攻，隨即佔領安邱，日軍紛紛向濰縣潰退，現在膠濟沿線の日僞軍隊，也都發生恐慌。

張瑞璜領導的是山東別動隊，他別號象冬，年四十餘歲是山東運城人，在曹州第六師範中學畢業，曾任運城朝城壽張等縣的國民黨黨務指導委員，後來調任山東省黨部視察員，現任山東省黨部執行委員，最近負責收編土匪，組織民衆，現有實力約二萬餘人，在魯東一帶游擊。二月中旬，該隊曾在安邱東古河西古河李家莊里戶一帶截擊日僞軍千餘，發生激戰，斃日將及百人，我隊員亦傷亡十餘名，和膠東游擊隊有密切聯系。

劉震東領導的游擊隊，也有一萬餘人，武器也頗齊全，在魯東各地游擊。二月十七日日軍坂垣師團田野部隊的一個聯隊配合張宗援劉佩忱劉桂堂等匪部，共約五千餘人，分攻莒縣沂水日照，劉桂堂部一千餘人於十八日進擾莒縣茶溝子等

地，劉震東即派劉崇禧張鵬兩個支隊襲擊側翼，配合正規軍作戰，相持三日，雙方都有重大傷亡。到了廿一日，日軍進迫城垣，劉震東司命奉命死守，晚間增援部隊到達，劉司令本擬退出城外游擊，但因該部留任城防，第二天清晨，城外日軍已經包圍猛攻，劉震東司令仍然不顧一切指揮搶堵，中了敵彈，當陣殉國，這是山東人民武裝自衛的一大損失。

王潛領導的游擊隊，是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的特種工作團。王潛別號少陵，是江蘇銅山人，現年卅五六歲，在中央黨務學校畢業，曾任過中學教員，國民黨武長株萍鐵路特別黨部祕書長，差不多有五六年，現任山東省黨部組織科科長。濟南失守後，王團長即開始發動游擊戰爭，現在已有五萬餘人，以公務員，警察，農民爲最多，在臨沂，濰縣，滕縣，鄒縣，曲阜，泰安，新泰，蒙陰，黃縣一帶游擊，主力係在台濰公路沿線。曾和敵人接觸數十次，在本月一日曾克復臨淮關，使敵人在魯南戰場上受到重大的打擊。

秦啓榮領導的游擊隊在魯南亦頗活躍。秦司令別號向春，是山東費縣人，現年卅五六歲，係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組織科主任，現任山東省黨部執委。戰事發生後便領導抗日游擊運動。現在已有五十餘大隊，共有數萬人，在二月十三日曾在曲阜鄒縣間，和日軍相遇，擊斃日軍少將司令田島榮吉夫婦，得到蔣委員長的獎勵。三月一日，第五十一大隊曾在泗水沂橋與日軍激戰，在日軍飛機大砲轟擊之下，他們採用散兵綫式游擊戰法，和日軍週旋，結果日軍消耗砲彈數千發，子彈十餘萬發，我們僅在柳河峪村一個地方便拾得彈皮四百斤左右，後來日軍知道中計，非常懊喪，將走時寫了「沂橋鎮中國軍隊往何處去？」這種作戰的策畧，實在值得各地武裝自衛組織作參考。

在魯南還有劉耀廷領導的游擊隊，劉耀廷本人是荷澤縣一個富家子弟，現年四十餘歲，喜交遊，重義氣，頗有孟嘗君的風度，與綠林豪傑甚多結識。當韓復榘担任山東省主席時，他就奉命聯絡土匪，藉以安定地方，倘有任何掠奪搶劫事

件發生，只要交他辦理，必可水落石出，所以他雖然和土匪往來，對於地方不無貢獻。這一次抗戰，他便領導一般綠林豪傑揭竿起義，現在參加者甚衆，在金鄉濟寧嘉祥兗州這些地方頗爲活躍，在上月十三日協同國軍反攻濟寧，在南關一帶曾與日軍激烈巷戰，後來日軍退入城內，被我殲滅。十五日又挑選敢死隊百名，攜帶手榴彈，再度會同正規軍反攻濟寧，經過二晝夜的血戰，在十七日晚上進抵濟寧車站西貨房及鷄蛋廠一帶，日軍乃紛紛向濟寧東北潰竄，我游擊隊便將濟寧收復。到十八日，敵人援軍趕到大舉反攻，並以坦克車四輛作爲前導，我游擊隊應戰，濟甯得失共計五次，後，來因爲彈盡援絕，乃將濟兗公路橋樑破壞。在這一役中，我游擊隊死傷百餘人。但是日軍的犧牲更大，濟甯日軍司令官竟因此而自殺。第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李宗仁，以劉耀廷司令迭奏奇功，加委爲第口游擊隊司令，並保中將的銜位。該戰區游擊隊總指揮，也特賞一千元，藉作鼓勵，這是山東人民武裝自衛運動的重大成績，可以和膠東游擊隊襲擊敵人後方司令部先後媲美的。

在魯北方面，有冀魯邊區游擊隊，是陰耀武領導的。陰耀武是河北容城人，現年有三四十歲，在民國十六年間，他奉了國民黨的命令，秘密到河北定興活動，後來擔任國民黨保定市黨部執行委員，河北省黨部幹事，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總幹事，現在實力約有二萬餘人，在黃河兩岸以及冀魯邊區游擊，與范築先部亦有密切聯絡，專門從事擾亂日軍後方和破壞津浦鐵道。在二月廿五日，第口大隊張國基部克復吳橋縣城，偽縣長王科生及日軍卅餘都已開風先逃，遺棄槍械頗多。三月一日起又先後克復廣饒、壽光、長山、孟都、恆台等七個縣城，在河北戰區也時常與日軍拚命。

最值得提起的，是范築先先生，他是一位六十歲的老先生，現任山東聊城區行政專員，當軍隊退過黃河的時候，范先生不願接受撤退的命令，領導民團從事游擊戰爭，抱定誓死不過黃河的決心，並且請了二百個青年幹員，擔任政治工作，在各地迅速組織游擊隊。在去年十一月，在清平和日軍接觸，剿滅了四五十人，

生擒三個俘虜。十二月的初旬，日軍三百餘人襲擊堂邑，范老先生率領二百壯士前往攻擊，日軍竟倉皇逃走，獲得很多的戰利品，後來日軍調動七八百名大舉進攻茌平博山，也被我游擊隊擊敗，傷亡二百餘人。最近在泰安，東平，汶上交界的地方，也極活躍，日前曾在汶上白馬廟羅山一帶和日軍接觸，當陣斃日軍數十人，獲槍卅餘枝。行政院以范老先生領導民團誓死守土，在軍隊退出之後，仍能發動游擊戰爭，給予日軍重大的打擊，特明令嘉獎，並發給犒賞撫卹費壹千元，作為獎勵。這位先生，實在是地方行政長官的模範。

山東人民的武裝自衛運動，現在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在第二期抗戰過程中，能配合正規軍靈活的作戰，給予日軍制命的打擊，我們相信山東人民的武裝自衛運動，不但能夠阻止日軍打通津浦綫，切斷隴海綫會師中原進攻武漢的企圖，而且可能收復山東失地驅逐日軍出中國。

3. 東戰場

在東戰場上，到處都密佈着中國的游擊隊，雖然目前因為戰畧的關係，還不需要克復或死守幾個城市，他們現在除了牽制長江以南的日軍無法抽調部隊前往津浦綫作戰和隨時加緊掃盪日軍的零星部隊以外，只等到津浦綫上日軍總崩潰的時候，他們立刻可以發出總攻擊令，將東戰場上的日軍全部肅清。所以不僅是克復南京杭州，就是收復上海，也是他們意料中將來所得勝利的一小部份，不算是怎樣奇異和驚人的事。

雖然我們並不把日本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但最近東戰場中國軍隊形勢的逐漸好轉，確是無法掩沒的事實。這里且將各地的形勢詳細地檢討一下：

在蕪湖那邊，已經集結着大批中國軍隊，且已進佔日軍飛機場及蕪湖東門，擊斃日軍一千餘名，對江二壩的日軍，經過中國軍隊一度圍擊後已紛向裕溪口方面逃竄，並且已經失却作戰能力，潰不成軍。定遠方面的日軍千餘人，大半均屬僞軍，他們已經不願爲人們利用，高呼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日軍高壓的

驅使，反增強了他們反正的決心，所以最近日軍和僞軍在那里時常發生衝突。

廣德在過去期間，中日兩軍曾經在那里展開不知多少次的拉鋸戰，日軍先後傷亡達數千名，但是廣德至今還在中國軍隊的手裏，廣德西的宣城城內的日軍現在也被中國軍隊四面包圍着。

南京四郊及句容丹陽鎮江一帶，最近因為該處岔河及湯水方面決隄，完全沉浸在大水。南京城內日軍的糧食已經發生恐慌，他們又沒有辦法從旁的地方去運糧食進城，因為四郊還潛伏着中國游擊隊三萬餘名，他們控制了各處日軍的交通綫，倘使大水不退的話，日軍都將整整的餓死在城裏。

無錫及蘇州的四郊，如柏木橋張金橋八士橋及太湖一帶，完全在游擊隊的手中，人數在十萬人以上，由青年司令田文龍等統帶，每夜日軍們躲在城裏，倘使不到天明破曉的時候，他們再也不敢走出城門一步，因為過去中國軍隊已經給了他們很好的教訓。

一部分中國軍隊在四月初克復了陽後，直撲宜興。宜興城外，中日兩軍已經展開激烈的遭遇戰，日軍傷亡甚重，實力不支，紛紛敗退城內。

關於杭州的四郊，共有游擊隊十萬名以上，他們隨時發動着韞性的運動戰，日軍已經受到極困難的遭遇，對江蕭山一帶，早已集結着中國正規軍二十萬名，由鐵軍司令張發奎將軍統帶，三月間，那邊一部分中國軍隊六萬餘名，運用神奇的戰術，偷渡錢塘江，猛烈地衝上對江江岸，海寧海鹽兩方面的日軍，倉皇應戰，死傷達一千餘名，紛向乍浦方面敗退，中國軍隊遂於此時克復海鹽海寧，向乍浦積極推進，另一部軍隊並繞道至興嘉善四郊進攻日軍，日軍已有敗退模樣。緊密的槍砲聲，驅走了平湖一帶的中國人，滬杭路沿線的中國民房，都被日軍縱火焚燬，因為他們恐怕游擊隊匿跡其間。

浙西長興吳興一帶，中國軍隊活躍尤烈，十一日上午，他們已經克復了青草塢，切斷了長興與吳興間日軍的聯絡綫。午後日軍大批增援襲擊，但是結果，

仍被中國軍隊猛烈擊退。宜興西南十六公里的張洛鎮和陽南二十公里的戴埠，連日日軍在兩處山中構築了堅強工事，現在中國軍隊正在竭力掃蕩中。

松江，莘莊，泗涇，青浦，金山，真如等處，最近已發現中國游擊隊戰鬥員的蹤跡，他們的戰畧，又是這樣的神出鬼沒，使日軍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龐大的消耗，而無法捉摸。松江城上，日軍已架起大炮，松江泗涇一帶的民房也都被日軍所焚燬了。

滬西閘北及南市斜土路，漕河涇，土山灣，新龍華一帶所駐的日軍，已經大批增援，構造防禦工事，每晚隆隆的炮聲和緊密的機關槍聲不斷的從西南傳來。

最後 我們還得將浦東形勢畧述一下：浦東奉賢南匯川沙三縣，自從中國軍隊西移後，三縣始終在中國游擊隊的控制中，當時日軍因為前綫戰事的激烈，三縣地瀕海濱，對於軍事上，並不十分重要，而且日軍的人數太少，實際上不夠支配，故始終不敢進犯。但是曾經一度派員前往，招撫收編，南匯川沙兩縣的李志

明俞道生等無恥份子，竟與他們妥洽，突然懸掛太極圖旗，因此激起了奉賢縣游擊隊袁英傑王八妹（即雙槍王小妹）丁雪山等的義憤，聯絡了浙西正規軍，及太湖松江方面的游擊隊，人數已有五萬餘名，在十一晚上，突擊南橋莊家行一帶的日軍，日軍傷亡百餘名，紛紛敗退。同時日軍大批增援，向杜家行盧家灣一帶進襲，但因爲地勢不熟，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困難，前日起，浦東的形勢，更趨緊張，日軍是這樣的忙碌調動，原駐三林塘楊思橋周家渡南碼頭一帶的日本陸軍，已經全部出動，向各重要鎮市增防，遺下的防務，由陸戰隊担任，但是各處的日軍，仍感不敷支配。

總之，過去六個月中，日軍在東戰場上的死傷，達十八萬人，消耗約六億九千六百六十萬元，他們用了這樣龐大的代價，而所換來的，僅是東戰場上的幾座空城，和京滬滬杭兩條破碎了的鐵路。而且現在，他們還得撥派十五萬的大兵，駐守在那裡，每日消耗，更爲驚人。同時還有四十多萬中國游擊隊，不斷的在東

戰場上活躍着，向他們索取侵畧的代價。

游擊戰術是弱國對付強國最有效的戰鬥方式。日本軍閥貿然發動大規模的對華侵畧戰事，在戰爭初期，滿以爲一舉即可將中國軍隊摧破，根本沒有想到過應付中國游擊戰的對策，現在弄得手忙腳亂，無法應付，迫不得已只好濫燒民房，以防游擊隊的匿跡。黔驢伎倆，差不多完全使出來了。由此也可看出他們恐慌的一斑。

第二章 軍閥的末路

一 陸軍內部的軌轢

日本軍閥驕妄愚昧，充滿了好戰的心理，夢想着征服亞洲大陸，建立太平洋的霸權，不惜與全世界爲敵，使世界人十爲之側目，而他們仍舊一意孤行，想達到那不可能達到。希望，其結果之不免於走上末路，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爲什麼世界各國的軍人中，單單只有日本的軍人如此驕橫，冥行無忌呢？這也可說是自有其歷史的根源的。現在的日本軍人，大都受有過去時代的「武士」的遺傳，同時又憧憬着明治大帝時代的武功，個個都以西鄉隆盛自居，具有一副誇張的頭腦和無限的野心，對中國的侵畧，也可以說是由這種野心所發生出來的作用。許多人看見日 以蕞爾小國，竟向龐大的中國侵畧，已經驚訝到了不得，其

實在日本軍閥眼裏，侵略中國不過是小試其端而已，充其野心所至，是非勒馬全球，不足以壓其侵略之慾的。這說穿了實在也不過是一種虛榮心作用，想把自己的武功聲譽，在歷史上佔一頁光榮的地位罷了，但却使得他們一意孤行，至死不悟。

最能夠代表日本軍閥傳統心理的，要算是今年二月九日「大阪每日新聞」上所登野田少尉斬殺千人競賽的手記了。那裏面有一段說：

「……直到入南京城之前一刻，已斬了一百零五人，其後在「掃蕩」戰中，再亂七八糟地大來一陣，一共斬了二百五十三人，雖然是一帆風順，可是總得亂七八糟地亂劈一陣，一百二百實在令人有些不耐煩，因此就向對手向井少尉約好斬殺一千人吧，但如今戰爭似已告一段落了。中國的四百餘州，在小生的眼裏何等狹小，不期然抱了突破中國的崑崙山脈，渡過印度的印度河，而突擊至帕米爾高原的妄想。小生的計劃，要較大西鄉先生（按即指日本西鄉隆盛元帥）的經綫，

更前進一步呢。」

這樣的話，姑不論其是如何的誇張驕妄，單說把殺人當作一種競賽，等人命如螻蟻，就可看出日本軍閥的典型的面目是何等的可怕了。這種汨沒了理性的瘋狂軍人，要是完全聽憑他們，不加以任何道義上的制裁，人類的文明還有子遺嗎？

可是日本軍閥一心想完成他侵略的迷夢，毫不顧到他國內危機的深刻。他們的眼睛可說都是遠視眼，只看到國外的虛偽的勝利，却從不肯回過頭來，看一看國內。連他自己陸軍的內部都充滿了軋轢的痕跡，還想在國外的疆場上克敵制勝嗎？

要明瞭日本陸軍內部軋轢的由來，先要明瞭日本軍閥過去的歷史。蘇聯東洋史學者斯凡特洛夫，在他的「德川封建制之研究」論文中說：「武士就是日本的軍人，住着將軍或封建領主所給予的土地，或者接受自己主人所賜給的祿米，形成

「大名與「武士」的高貴身分，比歐洲諸國的封建貴族享有更多的特權。」這對於脫胎古代武士的現代的日本軍人，是很正確的解釋。過去的武士，從領主領受祿米與土地，現在的軍人，則從資本家財閥（從前領主的後代）領受給養，而向中國來掠奪土地。日本軍人之成爲「閥」，就是在這種關係上產生的。

日、在明治維新以前，軍人地方觀念最重，著名的有長州閥，薩摩閥，土佐閥，佐賀閥等。那時簡直是日本的「戰國時代」，彼此互相攻擊，全國佈滿着慘厲陰森的氣象，直到最後西南之役，薩摩首領西鄉隆盛的沒落，才展開日本近代史的一頁，這在政治上說，是中央統一的告成，地方割據的失敗，在經濟上說，是商人階級的勝利，資本主義脫穎而出的初期。

但當明治維新之始，長閥和薩閥仍舊不斷的在爭權奪利，明治十八年，伊藤博文（長州人）和西鄉從道（薩摩人，西鄉隆盛之弟）同到中國，簽訂天津條約時，李鴻章設宴款待，席間伊藤和西鄉偶有爭執，李鴻章笑着拍他們兩人的肩膀說：

你們長隆閣又在拌嘴了吧？」說得他兩人面紅耳赤，引爲生平莫大耻辱。

日本有一諺語：「你不是長州人，莫想在陸軍中出頭，你不是薩摩人，莫想在海軍中露臉。」實則陸軍中也有薩摩人，海軍中也有長州人，但因明治維新時，命山縣有朋（長州人）編練近代陸軍，西鄉從道創辦海軍，他們呼朋引類，各人都把同鄉汲引進來，造成陸長海薩的兩大壁壘，直到現在，海陸軍明爭暗鬥，仍有不可磨滅的跡象。

自從山縣有朋死後，陸軍一脈相承，由桂太郎，寺內正毅，傳到田中義一。田中一瞑不視，陸軍才失去中心人物，於是宇垣一成繼起，隱然承襲了「陸軍大御所」（大老板）的地位。宇垣自大正十三年清浦內閣起，連任四屆內閣的陸相，前後達五年之久，他是個精兵主義者，以爲新兵器及空軍的擴張，較之兵額浮濫及虛糜餉欸來得較有利，在他手裏，裁減了兵額四師，他自詡爲眼光有過人之處，然而却因此斷送了他「陸軍大御所」的地位，甚至斷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少

壯派把他恨入骨髓，大家都抱有這樣一種心思：「你摔破我們的飯碗，我們便害你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

宇垣手下有兩個親信，一個是現任朝鮮總督南次郎，還有一個是軍事參議官阿部信行大將，以下幹部爲現任陸相杉山元，現任華北派遣司令寺內壽一，原爲台灣軍司令現代松井石根爲華中派遣軍司令畑俊六，陸軍次長梅津美次郎等，真夠得上「人才濟濟」四字。但宇垣天生一副政治頭腦，以軍人而具有政治家性格，他是田中一手所識拔的，田中辭大將而就政友會總裁，他也很想依樣畫葫蘆，再玩這一套花樣，他和政黨非常要好，政民兩黨都想抬舉他做領袖，尤其和民政黨淵源最深，他的主張比較的傾向政黨的政治及議會政治。他毅然裁兵，反對軍人干政，這些深投政黨之所好，同時却因此招致軍人的不滿，那時便有善觀風色的荒木貞夫，和野心勃勃的真崎甚三郎打成一片，利用少壯派不滿宇垣的心理，乘機播弄一下，要想取代宇垣的地位。但荒木的資格到底比宇垣差得多，要打倒

宇垣，不能不攀一個更老的招牌來頂在頭上，他們物色到前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元帥，武藤在當時是日本陸軍中年事最高職位最崇的軍人，而且還掛着「元帥」頭銜，兼任關東軍長官，駐僞滿大使三要職，（即所謂三位一體）宇垣資格雖老，望之亦要低頭。但武藤不幸於前年七月死於任所，自武藤死後，日本陸軍中途無平民元帥，僅有皇族閑院本元帥。這一系的中堅人物，爲九一八事變要角本莊繁，前陸相川島義之，現任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及柳川平助，建川美次，岡村雷次，板垣征四郎等。

荒木系以少壯軍人思想爲其背景，所以在齋藤內閣時代，荒木爬上陸相交椅之後，不惜大吹大擂地提出「國體明徵」「廣義國防」「救濟農村」幾個引人動聽的口號，可是台上與台下不同，台下可以隨便唱高調，台上却不能沒有許多的牽掣。例如救濟農村與擴張軍費，明明是互相矛盾的動作，荒木上台後的政策，一方面內「格格不入，一方少壯軍人亦開始投以失望的眼光。原來少壯派是要打倒

財閥的，但軍需要擴充國防，便不能不發展軍需工業，要發展軍需工業，便不能不借重財閥；^一 變抹角，依舊逃不出財閥的掌握。何況軍閥在政治上的活動，以廣佈資金網爲其先決問題，眼光四射的財閥，以資金供給政黨，係一種買賣行爲，同樣以資金供給軍閥，仍係一種買賣行爲，軍閥吃了他們的甜頭，怎好報之以辣手？所以荒木在上下相尅之中，不能安於其位，而將大好交椅，讓給老謀深算的林銑十郎。

如若說宇垣系爲穩健派或維持現狀派。那麼荒木系便算得急進派或打倒現狀派。過去因穩健派與急進派之爭，軍部已發現重大的裂痕，但急進派利用少壯軍人爲武器，打倒穩健派以後，其本身仍與少壯派愈離愈遠，終於栽了筋斗而去，而急進派失勢以後，少壯軍人的心理如故，穩健派亦無捲土重來的機會。在這種情勢之下，林銑十郎便以第三者乘機而入，形成所謂「中間派」即「統制派」，其重要角色爲菱刈隆大將，渡邊錠三郎，現任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現任參次西

尾壽造等，他們另有一種模稜折衷的說法，大致說：「軍人干政固然不好，軍人不談政治亦復不對，總之應有統一的步驟來表現整個的意旨，打破兄弟鬩牆的形勢，樹立強化國防的政策。」

林銑十郎大將是老謀深算一流人物，當荒木任陸相時代，林任教育總監，真崎任參謀本部次長，三個人原是一鼻孔出氣的，後來荒木不安於位而去，林繼任陸相，真崎調任教育總監。荒木雖去，而真崎依然近在肘腋，林頗有芒刺在背之感。那時林是這樣的想法：「荒木利用少壯派而起，畢竟為少壯派所不滿而去，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今後必以軍部為中心，掃除尾大不掉的形勢，才能挽救日本當前的危機。」

林手下有一個智多星——軍務局長永田鐵山——林的一切肅軍工作多出其手，後來林撥走了教育總監真崎，而代以志同道合的渡邊大將，林的計劃可算步步成功了。不料晴天霹靂，有一個少壯軍人相澤中佐，舞動着刀子，把永田刺死，

林因此不得不引咎辭職，統制派受了那次嚴重的打擊，好像從青雲中一交跌落在泥海，繼任陸相川島義之一面蕭規曹隨，一面迎合少壯派的心理，卒釀成二二六事變，而日本軍部門爭的暗幕，於以暴露於全世界。

穩健派失敗，急進派失敗，統制派失敗，日本軍部撐不起一個強有力的局面來，日政府亦因之陷於走頭無路的困境。當二二六事變發生以後，元老重臣等束手無策，只得投少壯派之所好，打算把荒木貞夫抬出來收拾殘局，這可算元老重臣的一次總退却了，不料荒木待要出馬，少壯派先報以噓噓之聲，好像說：「他是投機份子，那裏夠得上做我們的領袖。」原來荒木於犬養毅被刺以後，鑒於少壯派的胡作亂爲，亦覺太不成話，便把其中「霹靂火」「莽張飛」一流人物，逐漸調往京外，藉以分散其勢力，少壯派罵他過河拆橋，他早已不是少壯派的偶像了。

二二六之變，虧得少壯派羣龍無首，而且行動很幼稚，事前既無接洽，臨事復乏布置，殺來殺去，殺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於是穩健派的寺內壽一，乘時而起

，抓住陸相的印把子，出而收拾殘局。那時寺內任陸相，杉山元任教育總監，梅津美次郎任陸軍次長，久已打入冷宮的穩健派，忽然彈冠相慶起來，而息影林泉的字垣大將，也陡然爲世所重視，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概。

元老和政黨過去對宇垣屬望已久，宇垣却始終沒有出頭的機會，到現在他的徒子徒孫們都已湧現在舞台上，因此廣田內閣既倒，元老就毫不躊躇地推薦宇垣出來組閣，滿擬一拍即合，不料反對最力的不是別人，就是宇垣的徒子徒孫——寺內杉山之流。

看起來似乎很奇怪，說穿了却甚等閒，寺內等反對宇垣組閣的理由，是說宇垣政黨色彩太重，過去又有裁軍一段歷史，現值勵行肅軍之時，正宜循循善誘，切勿觸動少壯軍人強烈的反感，如宇垣出而組閣，不啻火上添油，於宇垣有害，於國家亦屬不利。這種說法，表面上未嘗沒有相當的理由，但從反面一看，也不過是徒子徒孫們自己想出頭而已。所謂穩健派的中間人物，早把宇垣看做一個政

客，早已跳出了軍部的圈子，他們不再需要這個領袖了，他們已於不知不覺之中，走上「統制派」的路綫了。總之，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少壯派頓成時代的寵兒，自宇垣組開流產後，穩健派不啻歷史的陳跡，現在日本陸軍，只有統制派和少壯派的對立，軍部上層和下級幹部的對立，但少壯派所最感困難的，是找不到一個心悅誠服的首領，首領上了台，便把他們拋在腦後，甚至變成了他們的對頭。

除開「人」地方「政策」分出若干派別之外，日本軍界還有資格上的派別，凡是陸大畢業生，胸間佩着一種形似天寶錢似的徽章，大模大樣，神氣十足，他們升官升得特別快，幾乎霸佔了參謀陸軍兩部的要職，宇垣是陸大第一期生，那是一塊金字招牌，在日本陸軍軍官之內，由於「有的與無的」之炎涼異趣，形成兩大壁壘，寺內在陸相任內，特把這種徽章棄掉，同時把非陸大生提拔幾個，藉以消釋兩者間的痕跡。自寺內以至杉山陸相，其一貫政策，是迎合少壯派的政治主張，而反對其「直接行動」。寺內過去曾在議會表示：「軍的主張應由陸軍大臣一

人出面說話。」這就可以窺見他們的意嚮了。

總之，不論是統制派也罷，是少壯派也罷，日本的大陸政策，總是百變不離其宗，只有緩急疾徐之分而已。去年春天宇垣組閣如果告成，我們不要以為中日有提携之望，因為宇垣也是主張侵畧我國的一人，據說二十一條就和他頗有一些關係呢。

時至今日，日本陸軍內部的暗鬥，雖然因對華作戰而畧呈弛緩之態，然而無論怎樣，他們決沒有妥協的希望，除非對外戰事永遠沒有停止的一日，這是日本內部所蘊蓄的最大危機，將來假使有一天，重演二二六的一幕，日本縱無敵國外患，也難免有不戢自焚的一天。

而現在，由於對華侵畧戰事的失利，少壯派軍人氣餒的歸張，這一幕劇的出現，似乎已經為時不遠了。到那時近衛勢必下台，而形成軍部——尤其是少壯派——獨裁的法西斯政治局面，同時也促使軍閥更進一步的走向末路。

二 陸海軍的暗

日本不僅陸軍分派，即新興勢力的海軍，同樣也有黨同伐異之爭。日俄戰役以前，日本海軍形成本省派（中央）與艦隊派（地方）兩個壁壘，那時本省派首領爲山本權兵衛，艦隊派首領爲柴山矢八，當日俄戰鼓驟鳴之際，一般人預料到海軍出馬的大將一定是著名善戰的日高壯之丞，（其時任日本常備艦隊司令長官）不料山本海相冷不防提出東鄉平八郎佩了帥印，大家都不禁暗暗稱奇。東鄉於中日之役，以大佐資格，任浪速艦長，那時中國借用英輪高陞號運兵到朝鮮，東鄉迫令停輪檢查，不遂，便開砲把高陞輪擊沉了，這段故事，一度引起國際的大波瀾，但東鄉因此博得果敢勇決的聲譽。山本起用東鄉，把這段事當做表面的理由，可是有深知其隱的，却相信日高是柴山派而非本省派，所以被屏而無用武之地，這是日本海軍分派的一個明証。

當軍縮會議召集時，日本海軍又有「武斷派」和「文治派」之爭，武斷派首領爲前海軍軍令部總長加藤寬治大將（按各國軍制，參謀總長爲陸海空軍大元帥唯一的最高幕僚，但日本除參謀總長閑院宮，係陸軍方面的參謀總長外，另有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係海軍方面的參謀總長，陸海軍同樣捧出一個皇族來，這也未嘗沒有旗鼓相當的作用。）主張強調政策，退出軍縮會議，附和的人有現任海相米內光政，大角岑生大將，及現任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等。（按長谷川最近已被免職，一般預料將被任爲海軍次官，遺缺已由第二艦隊司令及川古治郎繼任。）文治派中堅份子，則爲現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及前任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等，主張國際協調主義，反對日本探行孤立政策。然而武斷派的主張早佔勝利，試觀以永野爲出席軍縮會議的全權代表，可見日本早挾有退出軍縮的決心，而派員參加，只是奉行故事的動作而已。

現在海軍中的文治派老早成了斷綫的風箏，這是日本陸海軍只有暗鬥而無明

爭的一個原因，否則海軍文治派的抬頭，日本海陸軍的磨擦，必不止於現有的狀態。

這次中日戰爭，對於日本的陸海軍有一種非常奇異的相反效果。就是中日戰爭使它們彼此接近，它們不得不一道下水。因為勝利就是它們雙方的勝利，而失敗也是它們雙方的失敗。它們不僅在國外碰到了這個命運攸關的變化，就是在國內的政治舞台上也是一樣。

但是對華的戰事同時也使得它們間舊有的與基本的衝突達於極點。這個逐漸加深的裂痕會很快成爲日本軍國主義的重大弱點之一，它開始給予了它國內無數的反對者以一種隱微的希望，最後能從軍閥統治下解放出來。

現代日本的陸海軍，從其在擴張國家的軍事任務上及在外交政策的影響（這是脆弱的日本憲法給予它們的特權）上看來，兩者是完全相等的。它們在中日俄兩次戰爭中是兩國同等的夥伴；至少在世界大戰以前，它們間的矛盾衝突，

縱使是並不隱微和不在少數，也僅限於門閥世系之爭，個人的野心，爲了財政獨佔之不斷鬥爭，以及其他或多或少的內政問題上，僅在世界大戰時和大戰以後，陸軍的着眼於其鄰近的，北部和西部的龐大大陸之征服和海軍的着眼於遼遠的南方沿海區域和島嶼的分歧的戰畧目標，才構成兩者間真正的衝突。因爲僅在這個恰好是日本進於強盛時期的時候，陸軍和海軍的慾望目標才集中於西方海軍強國的先佔勢力和崩潰的俄羅斯帝國，這至少在理論上，是打開了日本向各方面擴張的途徑，海洋路綫或大陸路綫。

在日本的軍事活動達到了這個階段的時期中，陸軍的勢力已經發展得較諸海軍稍爲強大了。縱然這情勢是國家策畧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就是這件事已經加重了海軍對陸軍的舊怨新仇，當陸軍獨斷獨行的在西伯利亞大陸開始進行耗費鉅大的戰爭之時，它們間的裂痕便更加顯明起來，因爲這個毫無效果的冒險行動，無論在氣質上和經濟上，太削弱了國家的力量，所以許多失望的海軍熱心家都認

爲這是日本不得不在華盛頓海軍會議中向西方列強屈服和採取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真正理由。

在當陸軍又一次不與其同伴商量，而開始向滿洲冒險時候，海軍方面的這種憂慮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爲這一冒險行動將獨佔日本的全部國力至於數年之久，因此將使海軍方面認爲「正確路線」的擴張行動無從進行。從這時起，它們內部間的鬥爭便大大地擴展開來。日本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給予海軍以增強它的力量和戰略地位的有力論據，而陸軍在滿洲黷武行動在經濟上的失敗，耗費了無窮的資財之後，反而更堅決的反對海軍所提出的增強實力以圖「南進」的主張。但是，很明顯的，海軍是無時無刻不在堅持着它的這種理想的。它不斷地奮鬥，企圖能從海軍條約的束縛擺脫出來，以及獲取新的建艦計劃的巨額資金。而當時盎格魯撒克遜各國的憧憬於海軍軍縮的期望，英國的凝神專注於歐戰，以及美國企業放棄它在太平洋的利益之傾向，均給予日本海軍的熱望以一大好機會——這是

它在大戰以後得未曾有的良好機會。

這一次，日本陸軍又比海軍佔先了一步，它把握着一個小小的地方事件的機會對中國發動了一個新的進攻。以便補足反蘇聯的戰畧地位缺憾和在日蘇戰爭發動時可以佔先把中國抓在手裏。陸軍看得很正確，就是日本海軍在上海的激憤會迫令它立刻與陸軍合作，更使它覺得對華戰爭是製造一個有力的「南進」機會的有用的第一步階梯。正是這樣，陸軍和海軍都加入了對華戰爭，它們不是僅僅希望戰事局部化，並且決心要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完成它們各自懷抱的願望。在某個時候，它們似乎早有過這種觀念，就是在一個短期的對華戰爭後，可能使這兩個主要的發展——南進和北進，彼此更接近合作，以便在團結努力下完成日本在遠東與太平洋上佔絕對優勢的整個理想。

這樣的希望立刻就證明其爲虛妄，對華戰爭這件事，縱然不致很快的使日本力竭而趨於崩潰，但不能得手却是斷然的了。然而爲了保障這些賊物不受西方列

強的干涉——日本預料在兩三年內會有的，陸軍和海軍便認爲南進和北進是阻止干涉的防禦物，更甚至於認爲這是最必要的手段。它們現在都仍然堅決相信着這樣的行動將來是可能的，這僅是因爲它們覺得不如此日本就得從中國，甚至從「滿洲國」丟手。它們也都看到這樣行動的極端冒險性，以及日本在最近半年內南北同時並進的不可能。這祇有要末是進攻蘇聯，但蘇聯是陸軍「自己」的敵人，陸軍又認爲英國並不強大得可怕，並且認爲英國是可以反布爾希維克十字軍來取得其諒解，在反蘇之後英國是容易商量的。

但是即使並不完全出於軍事行動的關係，而它們間的分歧意見亦必由於它們在國家外交政策，軍備政策以及對於今後在華行動的方針上各自的絕對要求而趨達於最高潮的。這似乎已足夠使它們間的裂痕愈加擴大和對內政權的爭奪更加白熱化了。

三 軍閥和政黨的衝突

軍部，政黨，官僚，財閥，是日本政治上四大勢力，但日本政治的鬥爭，只有軍部與政黨表現得非常明白，而官僚與財閥依遠於兩者之間，多少帶有些投機性，尤其長袖善舞的財閥，一方資助政黨以對抗軍部，一方却向軍部暗送秋波，凡是有政治野心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有財閥爲其背景的。

軍部與政黨之爭，表面是主義之爭或國策之爭，而按之實際，只是爭權奪利的一幕醜劇而已。日本人對「軍部」兩字，很難下一確切的界說，照字面上看，應當包括陸海軍在內，可是日本人，一提到軍部，好像把海軍除外，這由於陸軍在政治爭鬥史上樹有堅不可摧的勢力，而海軍則係日本維新後的產物。雖說海軍領袖山本權兵衛，加藤友三郎，齋藤實，岡田啓介之流，先行組閣數次，然而他們是舞弄官僚的姿態，利用政黨與陸軍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出當緩衝之任，海軍每逢政變之時，往往立於調停地位，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日本明眼人常說：「日本的危機在內而不在外」。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日本軍部與政黨的衝突，也可說是日本內在危機之一。

軍部和政黨衝突的經過，可以從歷次的回潮中顯示出來，像「五一五」和「二二六」的血案固不必說，就是最近一年來軍部和政黨間的衝突，也是很明顯的。林銑十郎內閣，是在政友會民政黨聯合進攻，和日本大多數民衆一致反法西斯的形勢之下倒台的，近衛文麿雖在軍部和一部份財閥擁護之下組閣，但是政黨的反攻仍舊不停，近衛上台不久，代表金融工業資產階級的另一集團，便提出壓迫近衛表示態度的要求，要求近衛對於憲政有明顯的立場之表示。蘆溝橋事變以來，表面上雖然舉國一致，但事實上却往往爲了實業界財界的不合作，而使事情走不通。爲要避免這個障礙，於是有所謂「臨時內閣參議員」的設立，把軍部，產業界，金融界，民政黨，政友會的代表都羅致進來，藉此以調和各方面，然而事實上是否能有效果呢？讓我們把握着下面各點去觀察吧。

首先是財政問題，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政府三次追加預算，一共是五十四萬七千一百萬元，下一年度的預算案，據電訊是二十八萬萬元，但對我國侵畧經費，則聞已決定為四十八萬萬元，這個龐大的數目，老百姓固然是精疲力倦，就是資本家也叫苦連天了。增稅呢，租稅現已增到不能再增的地步，舉債呢，國債已達到十四億元之鉅，財政愈拮据，軍閥與財閥的矛盾愈更尖銳。第二是國外貿易的損失，戰爭爆發以後，去年七月份的對華輸出，比六月份減少百分之二十，而八月份則完全停止，日本在滬紡織業，因為契約的破壞和貿易的停止，單單八月份就損失五百萬日金。航業方面，因為扣作軍用的關係，依噸價計算，每月至少一千八百萬元，——水腳的損失尙不在內。而且戰爭的影響，不但以中國為限，在外國抵制日貨風起雲湧的形勢之下，去年對外貿易，較諸前年，其減數便增加十倍了。出口衰落，一些與出口貿易有關的資本家，不是要因此而恐起慌來嗎？

第三是私人資本的統制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軍部與代表資本家的政黨，也是

發生衝突的，最近「電力國營案」的紛爭，就是一個例子。去年年底，大藏省決定編製資本預算表，規定私人資本超過五十萬元，或於一三八年中增加其資本至五十萬元以上的，均須於二月十日左右，將其企業計劃，交日本銀行轉呈大藏省，這是把工業資本的財產充作戰爭之用的初步，是軍閥向財閥進攻的一種表現。

從上面各點看來，對華侵畧戰爭越延長下去，則軍部與一部份資產階級集團的矛盾也就更加厲害，而後者的反對戰爭，也就更加積極。去年十月「日的」京都新聞，明顯地指出「長期戰爭雖非所辭，但非日本之利」，並且提出早日結束戰爭的要求。十二月廿四日，東京紗廠股東代表一百念五人，赴大本營請願，要求立即停止對中國戰爭，結果造成警察開槍的慘劇，傷亡七人，被捕二十人，這就是軍部和一部份資產階級衝突的具體表現。至於末次就任內和後，下令逮捕軍部中反對資本主義而在軍人與工人間負起聯絡諸人，更又証明軍部本身亦呈分崩離析之象了。

四 大將無功

敵方派遣來華的幾個主將，除開松井石根在我國不大知名以外，其餘都是一般人所熟識的人物。松井資格很老，曾任日內瓦軍縮會議日本陸軍全權代表，歸國後轉任台灣軍司令，此後即退處無權無勇的地位。他和乃弟松井七夫中將，同有「中國通」之稱同時還是個「蒙古通」，精曉蒙文，對蒙事頗有研究。他曾以大亞細亞協會會長的名義，到中國來妄想游說，前年到過華南，會見過胡漢民，被胡氏將他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駁得體無完膚，使他不得不狼狽而返，又曾遨遊華北一次，據聞與策動內蒙獨立有關，又因他和日本金融界及工商界頗有淵源，那次的「政治旅行」，也許含有「開發華北」的調查任務。他的擔任「華中派遣軍司令」一席，在軍事上是沒有重大作用的，大概上海爲外交及經濟中心，所以日方特地選擇了這個政客式的軍人，意在叫他照顧到軍事以外的許多問題吧。但也正因

爲他是個政客式的軍人，對於戰畧一項，就不見得高明，淞滬的陣地戰，竟膠着至三個月之久，受盡了大量的消耗，後來幸得二二六事變主角前陸軍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被釋了出來，幫助他指揮，改取兩面包圍戰畧，才得把淞滬陣地攻下。倘若開始時就採取這樣的戰畧，何致受盡消耗，方始佔領這一片無用的焦土？日本軍部之所以要把松井調回，改以穩健派的前台灣軍司令畑俊六爲華中派遣軍司令，恐怕也未始不是因爲松井的徒勞無功吧。

畑俊六也是宇垣一成手下的徒子徒孫之一，畢業於士官學校炮兵科，與現任陸相杉山元及朝鮮陸軍指揮小磯國昭同班，歷任總參謀部部長，第五野炮混成旅團長，總參謀部第四部部長，砲隊巡察員，第十四師團司令，空軍部長，台灣陸軍總司令等職，上年調回東京，任軍事教育總監，（爲日本陸軍中三大要位之一）他被擢昇爲大將，一直到現在的地位，還不過是幾月前的事。當他在二月廿三日啓程赴任前，曾說過一句頗堪玩味的話，是：「去去就來。」這可以代表一般

日本軍閥的觀念，他們都沒有對華作戰的決心，不過美國官場對畑俊繼松井之任，表示歡迎，認爲日本政府有從早結束對華戰事之意，這樣的觀察却未免爲時過早，縱使日本政府願意從早結束對華戰事，只要他一天不從佔領的中國領土內撤退，中國是非追擊到底不可的。不過自從畑俊到任以後，津浦南段的戰事，就頓告沉寂，最近日軍大舉從津浦北段南下，造成魯南大會戰，坂垣磯谷兩師團的精銳被殲滅過半，而津浦南段依然沉寂如故，從這上面，我們也可以看出，日軍的指揮權似乎並不是統一的。

當中日兩軍正在淞滬陣地上相持不下的時候，前日本海軍大臣並曾出席倫敦海軍會議的永野修身大將，突然乘了巨型主力艦長門號來華，他來華的目的，是指揮所有艦隊協助陸軍進攻，但是悽慘得很，不但他的目的未曾達到，連他所乘的長門主力艦也在去年十一月廿四日攻擊江陰要塞時，被我空軍擊沉了。長門號是日本最大的主力艦，這樣的主力艦日本一共只有四艘，牠的被炸沉，在日本方

面，無疑地是一項巨大的損失，事後永野即率艦隊回日，據日本帝國大本營海軍組織稱；永野所指揮的聯合艦隊之回日，是爲了補充人力，並迅速裝上必要供給品，以增厚其戰鬥力，實則完全是門面話，不過因爲像長門這樣大的主力艦，都被中國炸沉，嚇得亡魂喪胆，連忙逃回國內，不敢再來罷了。後來他又在東京向外聲明，被中國空軍炸沉的主力艦是陸奧號，而非長門號，長門號還好好的留在海港裏云云。我們且不必管他這話是真是假，其實就是陸奧號也好，因爲陸奧也是一艘巨型主力艦，陸奧的被炸沉，在日本方面的損失，是也不下於長門的。

現在要按下華中方面，來說華北了。担任華北派遣軍司令的，是曾任陸相的寺內壽一大將。寺內同樣也不是日本有名的作戰家，日本各師團戰時擴大一倍，平日員兵約一萬，戰時在兩萬以下，並在原駐地點留下多數補充部隊。至一切作戰計劃，握於參謀團之手，所謂統率三軍的總司令，僅係畫諾施令的工具而已。

日本陸軍省大門外，矗立着三尊銅像：一尊是日本現代陸軍的創造者山縣有

朋，明治維新時的長岡首領，曾製訂徵兵制度；一尊是大山巖，日俄戰爭時的總司令；還有一尊是寺內正毅，日俄戰爭時的陸相，承繼山縣有朋而爲軍部首領。現在的寺內壽一大將，就是寺內正毅之子，襲先人的餘蔭，既無赫赫之功，復無鑿鑿之才，僅憑着豪華門第，曾任駐德武官，台灣總督，陸相及教育總監等職，儼然成爲標準的日本軍閥的代表，事實上也正是今日日本長州軍閥的領袖。當二二六事變以後，軍部爲進行肅軍工作，特地把這個「封建餘臭」（尾崎行雄語）抬出來，藉以壓制少壯軍人，現在日軍在華北的三個總指揮，都是好大喜功的少壯派，日政府叫寺內出馬，大概和他抬做陸相時是同樣的意義。但打仗是要憑真才實學的，像寺內這樣的人，實不足以當統帥的重任，今年二三月間，上海方面有一個傳說，說是寺內因爲作戰困難，憤而切腹云云，後來雖証明了是謠言，然而寺內的不能勝任，也可以從這上面看將出來。日本軍部也因寺內的不能勝任愉快之故，在三月中旬，曾一度擬調寺內返國，以現任朝鮮軍司令小磯國昭中將繼

其後任，後來不知何故又未成爲事實。最近日軍在台兒莊嶧縣大敗以後，日本陸相杉山元來華視察各綫戰況，對於日軍在台兒莊的大敗，認爲係寺內指揮不善，而其指揮的不能統一，尤爲此次敗績的主要原因。杉山返國後，卽已分派一後宮中將繼任津浦綫總司令，後宮現在已經到達前綫，大概不久的將來，寺內總有被調回的一天的。

以前平綏路總指揮現在魯南會戰的主角板垣征四郎中將，在中國住過很久，中國朝野人士和他認識的很多，他向中國人露着笑面孔，誰知笑裏藏刀，暗中是主張侵略我國最力的人物，以此爲少壯派所推崇。當九一八事變時，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與石原莞爾同爲本莊繁大將的智囊，後升副參謀長及參謀長等職。近年以來，日本在中國步步侵略，板垣的官級也隨之步步高升，由少將而中將，由參謀部服務而外調第五師團長。第五師團便是日本有名的廣島師團，廣島民俗強悍，凡應徵入伍的兵士，均爲日方最精銳的部隊，但在中國戰場上，這號稱最

強的廣島師團，也遭到了勁敵，首先是晉北平型關之役，被我第八路軍打了個落花流水，接着又在魯南台兒莊嶧縣一帶，被我全部包圍，主力部隊消滅過半，可說是作戰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板垣的英名，亦幾乎不保。

在津浦線正面臨城韓莊一帶担任總指揮的，是第十二師團長土肥原。此君係日本有名的「陰謀大佐」，中國人謚之爲「土匪源」，東四省是在他策動之下喪失了了的，冀東偽組織也是在他策動下成立的，他還覺貪心不足，想在山東進行挑撥離間的工作，游說韓復榘，使爲己用，可是却被中央巧妙的計劃把他的陰謀粉碎無餘了。現在在中國「一致團結抗戰到底」的口號下，他除了率部拚命外，可說是一籌莫展。他做過張作霖的顧問，後來皇姑屯被炸事件，也和他有深切的關係。他是日本軍人中最陰險狠毒的一個，九一八事變時，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與板垣等爲事變的主角，旋一度爲瀋陽市長，回國任廣島旅團長，後來他把危害之四省的手腕，繼續不斷的施之於華北，久任華北特務機關長。當天津駐屯軍

司令梅津策劃華北自治時，他搶先一步，把冀東偽組織的招牌打了出來，他和板垣同爲軍部統制派所側目的人物，八月異動，原擬編入預備役，他們便發動蘆溝橋事件，這是他們保全祿位建功立業的手段。蘆溝橋事件發生後，他初任平漢線總指揮，繼調津浦線總指揮，在這兩大路線上，都碰足了中國軍隊的釘子，至今還未能完成長驅直入的企圖。

還有一個磯谷廉介中將，他也和土肥原一樣，是先在平漢線指揮作戰後來調到津浦線來的。他駐滬最久，以炮兵戰術見長，曾任駐華大使館武官，寺內陸相肅軍時代，任陸軍省軍務局長，後來外放師團長。他雖是少壯派的急先鋒，但比之坂垣和土肥原，却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差。這次魯南大會戰中，他的部隊，也和板垣墮入了同樣的命運，被包圍消滅過半，連他也有被擊斃的消息，確否尙待証實。

五 士兵厭戰

日本在從事對華侵略戰爭中，一方面是大將無功，另一方面，則在華的將官和士兵，都漸漸的厭惡戰爭，自動地起來反戰了。在平津失陷的前後，有許多從軍的日本知識份子，因厭戰面自殺，許多留日學生的老同學，就是這樣結束了自己的性命的。這只不過是消極反抗的表示，但是近來的情勢已兩樣了，最近日本駐滬軍事法庭審訊一〇二及一〇三師團的軍官加藤及中野，同時也有士兵五百餘名被審問，聽說都是因為反戰。據香港電，日本一二一師團山內旅團的一營，在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由日本開到吳淞登岸時，即全部譁變。又據美方傳出消息，二月四日至八日，日本第一一師團由南京開往江北時，也有一部份因拒絕開赴前綫而譁變，日本士兵的反戰，已漸由消極的態度而轉變為積極的態度了。

隨着侵華戰爭的失利，日本士兵反戰的情緒也日益高漲，兼之中日戰事延長

九月，結果毫無，士兵紛紛厭戰，最近時聞有日軍自殺及逃亡情事。中央社香港二十日電：十八日有日軍十八名，在交通大學附近自縊，滬西南市一帶，頗多日軍集欸易裝棄械潛逃者。又據上海廿四日專電：閩北開封路舊更新舞台內，發現四日兵自縊。又崑山日軍五百餘名，於十二日棄械潛逃，十四日又逃去十八名。常熟最近有日軍十四名先後自縊。又虹口胡家木橋，今日發現日軍十三人自縊，聞均係厭戰的結果，廿五日續電謂：原駐直日軍二千餘名，上週開往津浦綫時，有日軍二名自縊於該鎮瞭望台內。太倉自一日迄今，已發現日軍自縊情事六起。又該縣瀏河日商警衛隊，因不願開往前線，多人於痛哭流涕後自戕。據調查，日軍自殺者，十之五六爲下級軍官，十之三四爲新入伍士兵。

日本軍閥對付厭戰士兵的手段，也是相當毒辣的，他們知道士兵的厭戰以至於反戰，是他們直接的致命傷，這一運動擴大的結果，足使他們自身潰滅而有餘，所以他們不惜用殘酷的方法來對付厭戰的士兵。據中央社香港十七日電：四月

上旬，濟南日軍十八名，因反對戰爭，由長清縣押解濟南，於九日在安徽義地活埋。又張店日軍，因反對戰爭，有八名被殺。九日日軍三名，在濟南潛逃，日憲兵囑濟市偽警察局長協助搜索。

活埋和暗殺戰士兵，在日本軍閥自以爲非常得計，實則其效果幾等於零。中日戰事的無法早日結束，結果必致日本士兵厭戰情緒日高，反戰運動日漲，將來總有一天，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士兵和國內民衆，覺察出中國抗戰和日本反戰的共同性，而實行中日人民攜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軍閥揠苗助長，徒見其日趨於潰滅的命運而已。

第三章 危機在內而不在外

一 戰費籌措的困難

日本國內的危機，現在是一天比一天深刻了，最使近衛內閣弄得焦頭爛額的是龐大軍費籌措的困難。這次日本議會所通過的對華事變費預算，一九三八年度（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共達四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可說是日本有史以來未有的大舉。四十餘年前的中日戰爭，日本所費的戰費，僅二萬萬日元，日俄戰爭爲時兩載，所費僅十八萬萬八千萬日元，日德戰爭範圍甚小，時間亦短，所費爲三萬萬二千萬日元。獨此次中日戰爭，自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起，到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共費二十五萬萬六千萬日元，若和今年四月一日至明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四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預算合計，則爲七十四萬

萬一千萬日元，豈不驚人！若與普通預算合計，則今年度的日本總預算達一百萬萬日元以上，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以這次爲最巨。考其戰費來源，僅三萬萬元規定增稅，一萬萬元由特別會計（鐵道收入及關東廳台灣樺太各地收入）撥充，其餘四十四萬萬五千萬，須完全依賴公債，合普通預算中應發的七萬萬元，以前應發未發的六七萬萬元，合計約達六十萬萬元，再加過去已發的一百十九萬萬餘元，快近二百萬萬元，就日本現在的國力而言，在國內市場中，要一舉銷售如此的巨額公債，似乎不是事督所能容許，所以怎樣消化這筆公債，實在大成問題。

從世界戰史來說，戰費來源，不外三條路徑，第一是發行公債，第二是增發紙幣，第三是增加租稅。增稅緩不濟急，且爲數不能過多，只能居於補助地位，不能爲戰費主要財源，素爲財政家所公認的結論。現在日本人民，已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實在不能再負擔增稅義務。增發紙幣，惡影響太多，亦爲財政家所不取，所以結果只有發行公債的一條路徑。但在實際上，大抵三種方法並用，而公債

爲最重要，財源增稅次之，增發紙幣又次之。日本巨額公債之不容易消化，已如上述。增稅一項，已非日本人民所能負擔，我們且來看一看日本國家預算的情形。

稅收年度	歲	出	歲	入(公債不在內)
一九三一—三四	三,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一,四六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一九四一—四三	三,二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一—五三	三,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六一—五七	三,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九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七—五八(估計)	三,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稅收年度		海陸軍費用		
一九三三—三四		八七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三五		九四二,八〇〇,〇〇〇		

下面一張表，表示着增加了的日本海陸軍費用：

稅收年度	海陸軍費用
一九三三—三四	八七二,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三五	九四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三六	一、〇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六——三七	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三八(估計)	一、四〇九、六〇〇、〇〇〇

幾乎佔日本國家預算的一半，都給摩洛區(Molof)以人肉爲祭的神祇)的戰事所鯨吞了，倘若再要增稅，恐怕日本人民非被榨取到血枯肉盡不止。

增稅既不容易，就只好增發紙幣。日本自去年以來，增發紙幣的趨勢，極爲明顯。在事變以前，日本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常在十萬萬元左右，事變初期，增至十二萬萬到十四萬萬日元之間，去年底到今年二月間，則一躍而上下於十六萬萬至十八萬萬日元之間，過此以往，恐怕最低也必不減於十九萬萬日元，最高可達二十二萬萬日元以上，可怕的惡性通貨膨脹，就在眼前。所以最近日方會決定日本銀行保證準備的紙幣發行額，可知牠因戰事的延長，而國內籌碼極感不足，所謂保證準備，可以政府所發行的公債爲準備金，發行公債，形式上有準備金，

事實上等於不兌現紙幣，這是牠國內人心恐慌的主要原因，濫發紙幣的結果，外匯必更形動搖，物價暴漲，也愈加劇烈，從而人民的困苦愈甚。日本金融界外強中乾的苦況，可以窺見無遺。不但此也，日本統制輸入，用力很多，而今三個月間，對外貿易，仍有入超六千餘萬日元，輸入固已減少，而輸出同時亦銳減，去年日本貿易情況，輸出入總額爲五十餘萬萬日元，每月平均計算爲四萬萬日元左右，而今年三個月，輸出入不過六萬萬日元，則其國內生產事業所受影響之深大，可以不言而喻。現在日本仍極力提倡節約主義，如汽油煤油之類，實行發給使用量許可証，每日只限定使用若干數量，無非實現節流辦法；此外又增加火車公共汽車電車票價，所以日人現在乘用自行車的較前增加，在東京一市內，發出的自行車車照，就在一百萬張以上，平均每戶都有自行車一輛。歐戰時德國所採用的方法，日本已次第實行，其困難可以想見，那今年所應發行的六十萬萬日元公債，不知要用什麼方法銷售出去了。

一一 戰時經濟的危機

日本在戰時經濟實施之後，工業都有了統制；同時舊式的財政措施都不適用了。工作甚為忙碌，金錢自由流通，因貨幣愈發行愈多，貨幣的價值也就逐漸減低；貨價見高，必需品的供給量隨時縮小。於是政府統制工業，貿易，及財政的範圍亦隨之擴大。勞工糾紛，如不被政府強力壓制必日見增加；因為今日為足夠溫飽的工資，在數月後恐不能抵償必需品之購值。向時家庭中的安定將破產，因為婦女必想到軍火廠裡去作工，在限定的時間可獲得較高的工資。

日本的經濟生活一天一天逼近上面所述的情況了。工業上的僱傭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的繁多；工廠工作的工人在一九三六年底已超過日本歷史上的紀錄，計有三百萬以上的數目。工業的出產額以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六年對較相差幾一倍；即以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三五年相比較，亦增加百分之十。

不過值得提起的是，日本的工業突進現象是以與海陸軍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工業爲最顯著。日本的人造絲的出產額現居世界第四，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六年之比較，增加四倍有半。製造人造絲的工廠在戰時中即可改爲製造炸藥的工廠。日本的化學品出產額，近年來飛黃突進，已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德，及蘇聯。

機器及機械的出產，在一九三五年，計值一，四五八，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九三一年僅四一〇，一三三，〇〇〇日金）幾年以前，日本是一個機器進口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輸出機器的國家。電器方面的進步亦夠驚人：電器工業品的輸出在一九二五年爲六，四八三，〇〇〇日金，至一九三五年激增至三三，八五二，〇〇〇日金；進口之上等電氣工業品則從三三，〇一五，〇〇〇遞減至四，七三八，〇〇〇日金。從上面的數字看來，日本似乎頗能自給的了；但是化學品的輸入，每年尙在十萬萬日金左右。

近年來日本在工業上的進步，固不僅在軍事工業上有了效果，其他的輕工業也有長足的發展。但是這一種現象決不夠使人們相信日本民族是工業界中的超人；因爲日本的出品，在質的方面仍舊還不能講究，更缺少劃一的標準。僑居東京的外僑到街上去買什物的時候，時常還對貨色發生疑問，這一次所買的是否與上一次相同的，遠不及英美德的出品的水準。

日本到了現在，對於大量出產的本國汽車及飛行工業仍是失敗的。一九三六年本國所製的汽車僅九六三二輛，與美國福特公司在日本每年所傾銷的三萬輛相比較，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了。民用航空事業仍未見如何發達，而軍用飛機的肇禍案件反日見增加。（在一九二七年僅有二十個海陸軍飛行員死亡，一九三四年死九十三人，一九三五年死七十七人，一九三六年死一百人）

日本的工業之所以能有如此進步的緣故，一受日俄戰爭之恩惠，二受歐戰的賜予。在歐戰結束的時候是日本的黃金時代，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仍是往

上推升，但是從一九三一年以後，墮入戰時經濟的深淵了。

所以，日本在近五六年來，表面上看來，沒有失業問題，出產增多，各工廠俱日夜開工；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財政拮据，通貨膨漲，必需品的供給量日見減縮。把國家大量的生產力都耗費在不能生產的軍事準備下去，無形中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程度，增高的貨價及加重的稅率。這一種由工業統制下的不利現象應歸咎於軍部的大量購買軍火及向滿洲投資的兩種原素。滿洲國的投資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效果。而戰時經濟的惡劣影響到一九三六年冬季及一九三七年春季愈趨愈尖銳了。

日本的通貨膨漲的原故，第一是受世界五金材料的價格的激增，軍部競爭擴充軍備所造成的，第二是預算案的驟增，也是海軍及陸軍軍費陡然龐大所致。

日本的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份（從四月到四月）的預算，經過幾次三番的爭論，調停，及修改，定爲二，八七二，〇〇〇，〇〇〇日金，與上一年份相

較，增加五萬六千萬日金。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份相較，恰是一倍。內中軍部的耗費計占全預算百分之七十五。

軍部費用的增加以占領滿洲（僅以滿洲一項而言，已使日本耗去十五萬萬日金）及取消海軍協定以後之擴充軍備計劃為主要成因。設法使預算平均便是日本占領滿洲的代價。

從一九三一年起，每一個日本財長不是藉多發公債，來平等預算。以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份來估計，新公債的發行額就必需到九六五，四〇〇，〇〇〇的巨額。由日本銀行來向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攤。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這三年中的財政預算常在廿二萬萬左右，而不使上漲，這還都靠當時財長高橋之力，可是「二，二六」之變，高橋就被殺了，從此以後，日本的財政遂陷入更危險的境地，即以貨物批發價的百分率來作比例，一九三七年四月份要較上一年的同一份增加百分之廿七·二，又如烟業，棉織

品，及其他日常用品的價格都突增了，所得稅的稅率激增，甚至郵費也加了。

一九三七年之初，勞工方面即對原定工資表示不滿，各處俱有工潮，且延及各種職業的工人——下女，海員，公共汽車夫，工廠工人，女店員，女招待，甚至娼妓。

鐵，鋼，及其他建築材料亦均感缺乏。時有重鐵練失竊的事。政府方面迫不得已下令，禁止新建房屋採用鋼骨。鋼鐵廠也拒絕國外所來的顧主。

在一九三七年的開始五個月，國際貿易即顯示五〇九·七七九·〇〇〇日金的入超。政府爲限制日金流出，嚴密統制國際貿易，設立物價鑑定機關。

然而日本的整個經濟仍是無法解決，蓋軍部的費用必仍見擴大，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的預算，恐須超過三十萬萬日金之數，這樣物價，工資均將更爲激增，除非有「突然」的手段來加以「非常」的統制，日本經濟的崩潰就越走越近。

一九三七年五月廿七日的外中商業新聞（日本著名商業日報）上，對進口統

制會加以評論：

「龐大的軍事預算及必要的軍備的擴充應負國際貿易的入超之全責。加大的生產能力固可改善情勢；但速度之耗費却使情勢難以糾正。這俱可以證明巨大之防衛計劃非日本財力所能負擔。政府應設法減少軍事費用。」

經濟上雖有這樣肯定的結論；但是政治方面的勢力却把這種合理的民意推翻。蘇聯的擴充軍備及中國的「頑抗」使日本人民必需負擔負担不起的責任。

戰時經濟的附帶條件是經濟的自給自足；日本也就只得從這條路着想。林內閣的工商省大臣後藤，曾發表過這樣一種言論：

「非常時期一到，日本的工業及經濟機構必趨崩潰，因為牠們都是靠外國的。國防因之無從完備。製造代替品是必需的。爲了這個緣故，政府不得不鼓勵煤的洗煉，毛織品的化驗等工業。和下等礦苗的大量出產及沙鐵的利用。」

在海陸軍的領袖的心目中最擔憂的是——日本僅得生產百分之十的油量。

（在一九三四年全日本的油的消耗量爲六八六、九〇〇、〇〇〇加侖，自產之油僅五八、七〇〇、〇〇〇加侖；日本北部的油鑛開割之法至爲精密，然日本及滿洲根本均無大量油源）政府方面十分注力於自煤中採油的方法，三井及三菱均各自設立氯化計劃，三井在九州，三菱在庫頁島開掘深藏的煤鑛。另一方法係從汽油大量進口及酒精（自產頗多）的化合而成，日本在最近四年已化去九千五百萬日金專爲此項工業。但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顯著的效果。

日本的產鐵量，以現在的消耗量計，僅有十年的儲存；而現在軍事上所消耗的鐵，內中鐵苗百分之八十，生鐵廢鐵百分之六十都是進口的，來源多自中國及南洋羣島。這就可想見這一次的危機了。

日本的棉和羊毛的巨量進口也是很大的問題，目下設法以日本所產的麻來和棉毛滲合，結果僅能減少百分之五的進口額，日本仍希望尙能增加麻的配合分量；然而麻也可以造紙，把麻多消耗在改製棉毛上去，則製紙的木料必需又將輸入加

多，因為日本所產的造紙木料也是有限的，在一九三五年就輸入二十八萬噸。

總之，日本欲自給自足，必需靠複雜的科學程序，這當然要經過長時期的研討，方可有效。現在的經濟狀況已經是愈迫愈緊張了。

國家稅率的逐步增加是擴張生產的最大障礙；況且重要金屬及主要原料的缺乏，輸出品需靠輸入的原料，現金準備的薄弱，及黃金出產量的有限；日本戰時經濟已臻最危的階段了。

蘇聯波僕夫上校，最近在真理報上撰文說：「目前的中日戰爭，日本軍事經濟結構的窳敗，如重工業發展不足，農業荒廢，財政情勢不振，倚賴國內市場，已充分暴露於全世界。日本全部根基不足以應付戰爭無限的需要，鐵與鋼工業，都不能維持持久性「大戰」，日本農業，尤其是軍事經濟結構中最脆弱的一環，也是軍事當局大為焦慮不安的事。至財政情勢，整個不振，原因頗多，其中最重要的如戰費直接增加，無數國內外債務負擔，金準備減少以及國外貿易入超，日本

國家預算中百分之五十餘經費，都消耗於軍備方面，滿洲的佔領，已消耗於日本的達十五萬萬圓，而國庫金準備，大大枯竭，至去年九月間，僅有八萬萬零一百萬圓。時至現在，則更非昔比，蓋既在華作戰，實需要大量錢財。日著名經濟學家曾估計，日本一年作戰，至少須一百一十三萬萬圓，其中並有三十萬萬金圓。現戰事消耗，顯然係用以前之準備金，侵華戰爭，未開始前，若干外國專家，估計日本儲藏資源計爲生鐵二百萬噸，鐵一百五十萬噸，石油及油產品二百萬噸，煤三百萬噸，羊毛八十萬噸，鐵金屬僅夠一年，凡此儲藏資源，殊不足以支撐持久戰。

三 國內反戰運動的高潮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不自今日始，自從日本資本主義相當發展而人民逐漸覺悟以來，日本人民即已反對無理性的無人性的戰爭。所以三十年前日俄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日本前進的智識份子即便從事於反對戰爭運動。這個運動隨日俄戰爭的爆發而實踐化，擴大化。當時反戰運動的指導階級是前進的智識份子，有幸德秋水，堺利彥及內村鑑三等，指導的主體是由明治年間最著名的萬朝報社分出的平民社，平民社創立於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完全因反戰爭而創立。平民社當時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發行機關報「平民新聞」，從第一號起即公然揭載反戰的記事 and 主張。他們反對戰爭的三大理由是：（一）戰爭違背人類博愛，破壞社會正義（「平民新聞第一〇號」）；（二）戰爭是爲布爾喬亞而行的，其他平民只作犧牲品（「平民新聞」第十三號）；（三）承認戰爭的衆議院是地主及資本家的代

表，而不是平民的代表（「平民新聞」第十號）他們並且因為反對戰爭而反對增稅，社會主義的老前輩堺利彥，首先做了反戰的犧牲者而被逮捕下獄。平民社還和社會主義協會合作，舉行社會主義研究會，婦女講演會，及東京近郊的小講演會，其後還組織日本全國旅行宣傳隊下鄉工作。在各地方還設立社會主義協會的支部，採取什麼研究會，什麼平民新聞讀者會，其普及的地方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可說普及於窮鄉僻壤。還有早稻田大學的社會學會等外圍團體，也都處於平民社指導之下。平民社創立的第二年，美國日僑還在河上清的指導之下成立了日本人社會黨，與國內的反戰運動互相呼應。

當時反戰運動的對象是帝國主義戰爭，所以日本人民特別和俄國前進的人民聯絡。在「平民新聞」第十八號上掲載三篇「寄俄國社會黨書」，提議日俄勞工攜手反對戰爭。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又派片山潛出席萬國社會黨大會，和普列哈諾夫握手，做成反對戰爭的決議。日本社會黨也因反戰而加入第二國際（萬國社會黨）。

日本社會主義協會當時還在反戰運動當中發動普選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以爲反戰運動的幫助。

現在，日本人民在日本軍閥推進侵畧戰爭之前，更要反對戰爭。因爲侵畧戰爭不但於他們無益，並且有害。他們在侵畧戰爭進行中，只有加重負擔，犧牲生命，並且徒然延長他們獲得解放的時日。「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民衆負擔了幾十萬萬元的所謂「滿洲事件費」，死亡了二十多萬人，他們自己却一無所得，所以一般日本士兵都怕打仗。日本士兵澤村利勝在自述中說，「來到戰場總想着這些（雜念），怎樣有勇氣拿起槍來呵！和我同一階級的人們，都是懷着滿腔想家的心！」「越想越覺得侵畧戰爭可恨！」另一個士兵中村敏雄在自述中，也向他們的弟兄呼號着：「遠離父母妻子，來做侵畧戰爭的犧牲品，是爲了誰呢？回想一下「滿洲事變」罷，死的不盡是我們的弟兄嗎，但是我們的家族得到了什麼呢？除了悲哀和負擔加重之外？……這悲哀的戰爭只爲了在國內花天酒地的資本家，地

主，及軍閥們呀！反對這爲他們流血送命的戰爭罷！把這戰爭轉變爲反對軍閥，實本家，地主的戰爭罷！」就是日本士兵的家屬，也都同樣地厭戰，反戰，從許多家信中都可以看出。每日日報上登載的日本士兵的家信，其內容不外乎是想夫念子的情緒，甚至於誘勸逃跑。日俄戰爭當時的愛國精神完全喪盡了，（當時日本士兵還受着軍國主義的薰陶。）日本士兵厭戰與反戰，已在日本國內引起了許多嚴重的事變，如工人怠工和罷工，破壞工場，焚燬汽油，二月初台灣礦工的大反抗，及二月二十八晨神戶碼頭的大流血，尤其是重要的事實。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已由智識份子反戰的階段，走上了人民普遍反戰的階段。前進的智識份子反戰的情形及其因反戰而大批地被捕，據東京方面的特殊資料，其經過可以歸納如下：（一）最近凡與勞農派，日本評論家組合，日本無產黨，日本勞動組合，日本全國評議會（勞工團體）等團體有關係的人，都被內務省認爲「赤化」而加以違反「國家治安維持法」的罪名，逮捕下獄。（二）去年四月成立的日

本無產黨及最有權威的日本全國評議會，也由內務大臣末次信正加以「擾亂日本國內安寧秩序」的罪名，下令橫加解散，其餘認為有嫌疑的政黨，交付警視廳繼續偵察。(二) 此次被嚴密搜捕的地方，非常普遍，其主要地域即有東京，大阪，京都，愛知，靜岡，兵庫，岡山，新潟，澀木，福島，器歌山，秋田，岐阜，大分，富山，羣馬，北海道及長崎等一道三府十六縣。(四) 東京市被捕人員中的主要份子，有勞農派的理論指導者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畑寒村，大森 太郎，向坂逸郎，高津正道，岡田宗司及中西 之助，有社會大衆黨議員黑田壽男，日本無產黨執行委員長(人民戰綫指導者)加藤勘十；前無產黨書記現任東京府議員鈴木茂三郎，及著述家的稻村順三。東京市議員的中島，三輪及安平等人也在其列。其他各地方的被捕人員。則以工人領袖爲多，大阪方面被捕二十三名，京都被捕十一名，富山縣被捕六名，和歌山縣被捕六名，岡山被捕九名，兵庫縣也有五個著名的工人領袖被捕，其一是日本無產黨神戶支部執行委員長木村錠吉，

其二是副委員長青柿善一郎，其三是書記長桑田喜三郎（屬於友愛俱樂部），其四是執行委員森口新一，其五是扇港陸會支部主事鹽田真太郎。（五）自一九三五年夏第三國際第七屆世界大會決定議案改變共產黨工作方針以來，日本勞農派即與正統派合流，而大事活動，最初以社會大眾黨爲中心而與各政黨進步份子提携，圖謀樹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後又組織勞農無產協議會，去年四月間始改稱日本無產黨；中日戰爭爆發後遂發起反戰運動。（六）去年七月戰爭爆發後，第三國際由美國共產黨分發給日本左翼份子種種宣傳品，鼓吹樹立和平外交，宣傳援助戰死士兵遺族，出征工農大眾免除納稅義務，並指示戰時經濟問題。

由于戰事的失敗，日本國內反戰運動更形高漲，各地隨時有騷動事件的發生，反戰傳單標語，到處都有發現，所以日本警察當局，日來益形忙碌，四月四日，在內相私邸召集警察部長會議，東京警視廳及靜岡，山梨，長野，石川，富山，新潟，群馬，枋木，茨城，埼玉，千葉等各縣警察部長，質內務省警保局長，

各課課長均出席。先由清水保安課長報告左右兩翼，農民，勞動，各方運動狀況，繼由富田警保局長致詞，其中有說「由於事變之推移，維持治安已見重要，全國警察官應一致發動強力的警察力，努力克服時艱。」開會中議定壓迫人民言行的辦法多起，由此可見日本內部治安恐慌的一班。

最近日本熊本縣，高知，四國，蔦摩等地，發現大批「打倒近衛內閣」傳單標語。日本警察總監已飭全國警察嚴密偵查，並將海軍界已退伍的耆宿田尻大佐逮捕嚴審。從這一條消息上面，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是一天比一天普遍了。

日本的社會運動與反戰運動配合起來已經構成了日本內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反戰運動上劃出了一個新的階段。對於這一點，日本當局非常地重視。從日本內務大臣末次發表的言論，也可以窺見一斑：

「從來日本的社會運動，常缺乏相當的正常工作。直到最近竟有勞動政黨提出

種種改換日本國情的主張及主義，以企圖破壞政府的國策。這次被捕的人物，不僅煽動日本人民的思想，並且積極從事於第三國際的人民戰綫運動及反對日本政府對華軍事。因此，內務省不得不預先防範這種危險思想的散佈，特將這種中心份子拘捕，對於以後工人及人民的結社，認真嚴禁。……〔神戶〕日日新聞〔號外〕

日本政府對於反戰民衆除了壓迫以外同時還想設法緩和，因為師出無名，復加最近接連敗北，國內不安情緒的增長，已屬無可掩飾。最近在所謂總動員名義之下，國民所領受到的壓榨，也愈益深重。爲圖緩和國民心理，日本政府是用盡了各種手段，現且決由各關務大臣親自出馬，出發全國各街頭「遊說」，以使國民澈底認識時局，作「物心兩方面的總動員」。此舉已由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計劃就緒，經本月八日內閣會議通過。各關員將絡繹出發，到各地方去「遊說」，求「國民的諒解」，探測「民意的動向」，不過這種「遊說」手段，實在斷難欺騙日益覺醒中的日本人民大眾的。

四 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

日本內部尚有一個很嚴重的危機，就是朝鮮和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

朝鮮的民衆，已經有二十九年在日本強盜的蹂躪壓迫欺凌屠殺之下，過着非人的生活了。然而他們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是未嘗間斷的。「三一」獨立運動，就是朝鮮民族光榮的一頁。「九一八」事變以後，朝鮮的武裝隊伍，就和東北的同胞聯合起來，差不多佔抗日聯軍第二軍人數的大半都是朝鮮人；他們曾經以聯合的力量，再三威脅滿鮮間的交通，幾次顛覆由朝鮮開入東北的軍用車，給與抗日的友軍以極大的幫助，這都是朝鮮民族爲獨立自由而鬥爭的表現。去年蘆溝橋事變以後，朝鮮各個革命團體的活動，也就更加活躍起來，朝鮮民族革命黨，朝鮮民族解放運動同盟，和朝鮮革命者聯盟，且在這個時候，組織民族戰綫聯盟，藉以集中革命力量。此外，各地的騷動，亦時有所聞，去年年底，朝鮮總督府

發生炸彈案，總督府機要秘書青山三郎和政治部主任玉田吉八郎均被炸斃，這雖然是一種少數人的行動，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不是全韓革命的的前奏嗎？

在台灣，備嘗了四十四年亡國奴生活的民衆，也是未嘗一日放棄他們爭取解放的工作的，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四年，台人對於日本的襲擊達十九次之多，被屠殺的有一萬二千人左右。從一九〇四年到世界大戰間，台人襲擊政府機關的暴動，共有十次，大戰以後，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走上更有組織的階段，作爲反帝 爭機關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同盟會」，「農民協會」等，相繼成立，而台地的生番也時常展開他們反對日本的英雄行爲——一九三〇年的暴動，就是生番所主動的。這次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大本營繼續在台灣抽調壯丁，運送中國各地，參加戰爭，台人因過去所抽調的無一生還，都不願應徵，羣起反抗，礦砂工黨領袖高斐領導應抽工人數千名，於領有武器時，即行發難，至一月三日台軍部在宜蘭發槍時，有四百餘人攻入軍部，當時日軍一無防備，突受襲擊，損

失奇重，激戰四小時，死傷千餘人，並將台灣火藥庫及軍火等搶掠一空，現共有五千餘人，退入亞里山地，準備再行發難。同時，譚社一郎二郎亦於十二月在霧社聚集番民數萬，高樹反日旗幟。整個台灣，現在瀰漫着革命的空气了。

從上面所說的各方面看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除了軍部和一部份財閥之外，它的國內的民衆，殖民地人民，甚至一部份的資產階級集團，都是反對的。日本的嚴刑酷法，制止不了他們反侵略的怒燄，檢查搜捕也掩藏不了他們反對戰爭的運動。這無疑地是受了中國堅決抗戰的影響的。中國的抗戰，會加強日本民衆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紛碎對外侵略可以解救飢餓的武斷的宣傳，促進日本的大衆走上革命的大道；同時，中國的抗戰，告訴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生路是有的，只要團結，只要武裝起來英勇抗戰，就會達到民族解放的前途。這一切的一切，就是日本的泥腳一天天崩潰下去的危機。

五 工人飢寒交迫

沒有那個工業國家的統治階級，能夠把人民廣大羣衆的生活標準壓低到像在日本一樣的程度。

平均起來，日本工人祇得到美國工業勞動者工資的八分之一，在紡織工業中，祇有十二分之一。

正是極低的工資和可怕的勞動條件才使得日本能夠在世界市場上傾銷貨物以及製造軍火以侵略中國。

在算進統計的六百萬工業勞動者中，有二百二十五萬在雇用十人以上的工廠中工作。其中有一百萬就是說有百分之四十七是婦女。除此以外，官方承認有一百萬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在工廠裏做工。然而，還有無數小作坊雇用工人在五人以下並未包括在內，這筆人數至少有幾百萬，在更壞的條件下工作，被剝削得更

厲害。

資本家剝削者從趨於破產的貧窮的鄉村中吸收更新鮮的奴隸羣衆。有一百五十萬的小農莊是租來的。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由不到二英畝的自有的或租借的土地所組成。租借土地的苛刻條件同在法西斯意大利流行的很相似。農民至少必須把他的產品的三分之一，通常都是二分之一交給地主。苛捐雜稅重利盤剝又加重了他的負擔。根據官方的陳述，農民負債總額達五十萬萬日元，等於每家九百日元。

剩下給農民的，不僅不能購買衣服，農具，肥料等等，簡直不夠養活他的家族。

瑞士教授開勒(Professor Keller)在他的記日本之遊的書中，引了許多實例敘述一個十口之家的一年收入祇有一百五十日元，而在冬季的開始這個家族就必須啃樹皮嚼草根來度命。

地主，收稅吏，高利貸者的極兇惡的剝削農民，就造成了廣大羣衆的貧困，由此，工業剝削者和賣淫的奴隸市場就發達起來了。農民們爲了付去他的最急迫的債務就被迫把他的兒女賣給經理人。

開勒教授證明日本的「文化」人士對於獲利極豐的婦女賣買的滑稽態度。

「中央救濟局長宣稱，女子已經很久慣於爲此，從道德的觀點考慮這一問題是錯誤的。家族得到一筆立刻付清的金錢，能夠償還最急迫的債務，免得陷於破產的境地。這女子必須爲購買者工作，一直到她已經替他賺到這一筆錢。」

「要是從事於最低級的賣淫，當然就要費去她全部的青春時代。」這位身爲中央救濟局官吏的人形畜生又說道。」

同樣的命運亦等待着，無數萬在相似條件下被賣到工業中去的農村女郎。

在資產階級的報紙 *Kokum* 上，有一個醫學的報告這樣說：

「已經在世界市場上打擊了強大的關開夏的，我們帝國的可驕傲的紡織工

業，每年要拋出一萬四千個二十歲以上患肺病的女工。她們是因為受了預先支付，做了三四年的工的。」

這就是資本家剝削者摧毀該國少女的情形。當她們從工業的地獄回到她們的鄉村時，她們祇是殘破的軀體了。

工作的情形是難以描寫的。被雇在大工廠中的婦人與少女，一半以上在完畢無止境的工作時間以後，是生活睡眠在飢餓，黑暗，和不通風的工房中。百分之八十得不到現金的工資。她們祇得到食物單子，必須把這單子在工廠設立的飲食店中換掉，在這裏，她們付出極高的價格。在某種情形下，婦女的工資祇有男人工資的百分之四十，在某種情形下，祇有男人工資三分之一。雇主是工廠的不受限制的領主，有限的勞工保護也祇是在紙上存在着。

根據工廠法，雇主不能使婦女，十六歲以下的人每天做工到十一小時以上。但是在事實上，每天工作總在十二至十四小時之間。

內務省社會司所做的調查（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的資產階級的Tōji Keizai 週刊也引用過）表示在一千二百七十五個從事製造機器的大工廠中，有十二點鐘的工作日，百分之二十三有十二小時至十三小時半的工作日，百分之二十的工廠超過一個十四小時的工作日。許多別的大工廠已經採用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的工作日，在大的紡織工廠中甚至採用十九小時的工作。

在進行海盜戰爭和猛烈增加軍備的幾年，接近殖民地的奴役的日本資本家的剝削方法——國家本身作爲一個股東大規模地參加——已經大大地尖銳和增加起來。

從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生產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工人數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工人被迫加緊他們的工作能力到極點，因爲工資的低落和物價繼續的上漲像一根奴隸的鞭子鞭策着他們。

根據日本銀行的數字，從戰前起，男工的工資已經降低了百分之十七、七，

女工的工資降低了百分之二二·八。但是在同時期中，食物的零售價格已經提高了百分之二二·八，布的價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接濟軍事法西斯蒂的搶劫戰爭的繼續不斷的新捐稅重壓着經濟的生產品，同時增加了勞工民衆的生活費用。根據官方的數字，一九一三年起，軍事的預算已經增加了七倍。

一九三七年正月一日，日本的資產階級報紙「經濟學家」(Economist)在一篇題爲「工人的虛偽的佳境」的文章中說道：

「新的工廠正在建設，機器正在改良，但是，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並不是相同的，不管工人生產得更多些，不管他們用盡了氣力，他們的工資沒有增加。而且，所有軍事當局管理的工廠要減低計件的工資率。」

因爲雇主的鎮壓的處置和警察施行的恐怖，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羣衆鬥爭祇得到有限的成功。

日本的「工廠社會政策」是壓制工人階級特別狡猾的方法，這近代奴役的制

度，加一點花紅於工人的飢餓工資上。如果他「舉止純正」，使他在困難（如疾病，殘廢，和失業）的時候完全倚靠雇主的慈悲，是一切法西斯國家中的典型。

工人儲蓄的金錢是強迫地從日本工人的微少工資中扣去。同時，基金由雇主捐助。如果一個工人因為疾病，殘廢，年老，或失業失去了他的工作，除了他的儲蓄而外，他從雇主處得到一筆捐款，其數目根據雇用的年數而有不同，但是他，可能失去這筆錢，在某種情形甚至失去他自己的儲蓄，如果他失去他的工作，是「由於他自己的過失。」

這樣，辛苦賺來的工資鑄成了鎖鏈，這條鎖鏈把工人束縛於雇主，同時，使工人完全處於雇主的掌握之中，對於賣給雇主的女孩子，尤其是如此，那兒，強迫的儲蓄形成另一條鎖鏈。

這一「退休報酬」的制度已經實行了好久，但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起才訂成法律，這祇適用於有五十人雇員以上的工廠，就是適用於工業勞動者的三分之一。

大部分的工人當失去工作的時候，沒有任何的手段能夠捱延下去。作為長久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增加的結果，長期性的羣衆失業是這國家的一個特點，雖然目前是在繁榮中，同危機中最惡劣時期的二百萬失業工人比較起來，現在還有一百五十萬工人在失業。

這一工人後備軍，得不到任何的幫助，祇有挨餓，這一日本的恐怖者的統治的犧牲品甚至更被無所顧忌的雇主剝削。他們雇用所謂「臨時工人」，「這些工人做同別的工人一樣的工作，但是祇得到三分之一的工資，也不包括在工廠法裏。在短時期的無限制榨取以後，他們又被拋到街頭，沒有任何的退休報酬，爲了要讓其它的飢餓的工人進來，在某些工廠裏，百分之二十四的工人是由這種「臨時工人」所組成。

很清楚的，在極困難的勞動條件和飢餓工資下，廣大羣衆的健康是不斷地壞下去。根據官方的數目字，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工場災害已經增加了百分

之九十分，肺病死亡率從每千居民中十二個增加至一九、三個，婦女生產時死亡率從每千次生產中二十四次增加到二六、九次。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舉行的工廠衛生官員的年會看到殘酷的工廠情形，不得不要求建立醫藥服務的法令。他們聲稱：

「作爲工作增加和工作過時的結果，在工廠災害和工業疾病上有了顯著的增加。」

最近日本國內物價激劇昂騰，工資相對低落，而工作時間則延長至十四小時，工人生活日益困苦，因此工潮迭起，尤以要求增加工資之工潮爲最普遍。計去年十一月份，總計工潮四十六件中，要求加工資者佔七件，十二月份四十四件中佔七件；至今年一月份六十七件工潮中，加工資工潮佔廿件，二月份（十八日止，約半月）加工資工潮已有十八件。且日有增加。日本厚生省勞務局有見於此，知此種情形，非常深刻嚴重，對一般藉口「事變」而拚命減低工資的工廠廠主，擬予以嚴重的警告，以資和緩。但資本家未必會肯讓步，而工人生活的痛苦也未必能

夠解除，長此以往，日本工人忍不住這種剝削和壓迫，總有一天會爆發成爲革命的主力軍的。

六 農村貧困不安

日本雖號稱工業發達，但牠還是個半農半工的國家，全國農民人口，仍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近數十年間，由於工業扶搖直上的結果，形成都市畸形的繁榮，而農村一步步踏入破產的途徑，於是右翼各團體，高呼「打倒財閥，救濟農村」的口號，盡力抨擊以都市及工業為中心的經濟機構，主張回轉到從前以農立國的政策。自五一五政變以來，幾次掀起巨浪，沒一次不以此為其口實。

日本農村問題，無論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確已達到最嚴重的階段。可是日本的農村，因何陷於水深火熱，我們可以找出三個最大的原因：

第一。由於負擔租稅之重。據大正十一年統計，如把農業者所負擔的租稅率，假定為百分之百，商業者僅有百分之四十五，工業僅有百分之三十一，以工業者進益之豐厚，及其生活之優裕，而較之胼手胝足的農人，其負擔反而輕鬆得多，

這可以表現日本稅制的不平衡。所以日本軍部常常提出「減輕地方稅」的主張，然而厚於此者必將薄於彼，軍部以代表農村自命，以減輕地方稅爲其口號，那麼勢必增加工商業稅，藉以補償歲出之不足，這又是代表財閥的政黨所不能接受的。但政黨不便拿出這個理由來，只好採取名正言順的口號，反對一切增稅政策，而不增稅的結果，又與軍部的擴軍計劃相抵觸。

第二。由於生產費的騰貴，距今七年前，日本總農會調查全國自耕農生產費的平均數，所得結果，一石米所需總生產費，達三十八元，而東京市上等米售價，每石僅有二十九元餘，農民直接所得售價，只有二十五元左右，從天開忙到天黑。從年頭忙到年尾，結果只是賠本。他們所持以彌補的，最大爲養蠶副業，近年以來，由於繭價低落，農民所受影響極大，頗有「走頭無路」之感。

第三。由於都市榨取農村，這話從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對的，都市向農村購米，金錢流入農村，何以反說榨取農村呢？然而實際上，農民左手向都市撈進來，

右手向都市獻出去，他們所得的米價，因需購買農具，肥料，衣料，及日常生活品，都於一轉手間還給都市去了。據調查，假定日本工業製造品年值六十億，除以十億元為輸出貿易外，其餘五十億，有一半以上是在農村消耗了的。從前農人可自造農具，自機械工業發明以後，只好向都市購買價廉物美的農具，農人常感本身務農之沒出息，不惜派送子弟求學，這筆學費及其它用費，都不禁源源向都市裏流去。還有一點，有些辛勤刻苦的農人把銖積寸累的血汗錢，存於銀行或作郵便儲金，無所不又被都市的工商業者以輕利取去，作為工業資金。說來說去，日本農民好像墜在深不見底的淵潭，晃晃蕩蕩地受着命運的擺布而已。

日本農林省調查農村生活的結果，小地主每天食費僅有一角二分，自耕農僅有七分二厘，佃農僅有四分三厘，這樣微乎其微的數目，他們那有一飽的倖運呢？他們在重重壓榨之下，不得不出於舉債之途，根據大正十年的調查，全國農村負債總額，已達九億二千萬元，現已增至四十二億元以上了，他們不能在銀行中

取得低息借款，只好含着一包眼淚，接受「高利貸者」（放印子錢）的苛刻條件，其利息有高至三四分的，因此，他們始而被迫得借債度日，繼而借債還息，終於債上加債，債台高築，過着慘酷無比的生活。日本東北一帶，（北海道）賣妻鬻兒之風大盛，誰不爲之酸鼻掉淚。

日本農村貧困不安的情形，可以從下面一個從日本農民給他僑居美國的哥哥的信裏看將出來。

親愛的哥哥：好久不寫信給你了，你，嫂嫂姪兒們都好嗎？希望你萬事順利。

我們這里，在鄉村里日子難過極了。從中國事變開始以來，差不多已有半年了。半年來我們農民們都克盡了我們的本分，毫無怨言，但是有許多農民已開始懷疑，究竟將怎樣一個了結。我們把親屬送上了前線，捐出了我們的馬匹，養蠶收米什麼的，做活更辛苦了。我們看見那褪色的了旭日旗掛在本鄉神社的場地上，不禁懷疑起來，如果這次事變延長起來，我們將怎麼樣？

今年春蠶很好，可是我們吃虧在缺乏桑葉。賣桑葉的掙客很賺了筆錢，但是養蠶的農民却須付出了全部的利益來購買桑葉。因為我們大家都得把最好的工作者送上前線去，養夏蠶就感得很困難。許多人家都儘可能不養秋蠶，那是當然的了。

加之絲價從二千圓跌到了七百。因為整個的絲業都由行會統制，絲價的低落就影響到農民，使他們所被派定要養的數量減少了。我們都很擔心，下次所分派的數量不知怎麼樣。

今年天氣良好，我們原想今年米的收成一定會好的；可是虫災很厲害，而在收穫的時候又碰上了大雨，降低了米的品質。收成比往常減少了三四磅一袋，米價也跟着低落了。

假使我們所要買的東西並不漲價，那末事情倒還不至於怎樣壞。你知道，我用的單耕制，一定得用肥料。不用肥料就沒有收成。但是銻質肥料已漲了百分

廿五，過磷酸鹽費了百分之六十。豆餅和魚製的肥料，我們都買不起。而且即使有錢也不易買到。肥料的供給現在是極缺乏，因為一切肥料工廠現在都在製造軍用化學品了。本來即使在平時我們也無力購買足夠的肥料，不用說現在了。明年的情形將更壞，聽人家說，肥料價格沒有希望低落。

膠鞋，水桶，布等等不久我們都將買不起了。我們甚至吃不起沙丁魚，雖然它要算是最窮的人家所常吃的最便宜的魚。

過去幾年中政府鼓勵農民養兔，這次事變一開始，我們都滿懷希望兔價會好一些，每個人家都叫它的家人，甚至於孩子們，給兔子收集草料。大家都希望在年底從這裏可以弄到些現款。現在，因為限制輸出並且由政府規定了價格，每只兔子比一年前要賤五十錢。

從鄉村裏徵兵去的要比城市裏徵去的多得多。在村裏的神社裏早夕擁擠着參拜的人替人們親人祈禱。假使是城市工人被徵了去，他們的老 至少還付一部份

工資給他們。要是我們的子弟走了，那我們就損失了大部份收入，因為沒有人留下來種田了。

所謂勞動服務已舉行過兩次。我也去幫助了半天工。出征軍人的妻子們所談的總是他們在前線作戰的丈夫的安全問題。她總是問爲甚麼他要去打仗。有許多鄉民們都開始問出這同一問題來了。

勞動服務對所有出征軍人的家屬不分貧富地一樣出力。要是那家屬是富農，那所謂勞動服務，簡直就叫窮得連下頓飯不知在哪裏的人去替富有的地主白白做工。假使只是一兩次，那我們犧牲也算了，但是我們總不能永遠這樣替他們白做呀！

愛國婦人會（這是由大多數富有人家的婦女們所組織的團體）的一些職員們，勸一個富 不必因缺少人手而出租他沒有人種的田，他們答應替他組織勞動 務來幫助他。鄉村的窮人聽了只好無話可說。他們開始領悟，所謂 動服務剛好是

爲了地主們的利益，而不是幫助國家的。

恰恰在收穫之前，政府徵發許多我們的馬匹。因爲我們的耕種是相當大規模的。沒有牲口我們鄉民就不能幹活。總算由於縣農會的出力，買到了些馬，但是因爲缺貨，價格比平時漲了百分之卅到五十。而更糟糕的是，價格要比政府徵發馬匹的時候所償還我的代價高得多。

希望你一切都比我順利。希望不久再給你寫信。請告訴我你現在生活怎麼樣。向花子^姐問好。

××××上。

日本軍人既多出自農村，又以救濟農村爲其抱負，何以農人至今還沒有翻身的機會呢？原來日本不取法英美之產業民生主義的和平發展之途徑，而踏襲了黷武主義的路線，幾番暴動的結果，徒使舉國惶惶不寧，由於軍費膨漲，而使人民負擔日益加重，羊毛出在羊身上，加稅的結果，都市以之轉嫁於農村，所以，說

來說去，救濟農村其名，摧殘農村其實，這也是日本矛盾現象之一吧！

現在日本農民已經到了無法生活下去的地步了，他們雖比較富於忍耐力和保守性。但到被迫走上死亡線和飢餓線時，是也會挺身起來，從事抗爭的。日本農業是整個軍事經濟機構中最脆弱的一環，日本法西斯軍閥官僚政客的崩潰必先從農村的崩潰開始。

結論

侵略的結果是日本總崩潰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看來，日本侵略的結果之不免於總崩潰，幾乎是牠必然要達到的命運，而且爲時已經不遠，尤其是牠內部所蘊藏着的危機，更具有決定牠崩潰的重大作用。

但我們不要以爲日本即將瀕於總崩潰，就抱着過分的樂觀，不繼續努力和牠抗戰下去。要知道日本雖小，畢竟是現代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牠的國力要是全部使用出來，作四五年的長期戰爭是還不成問題的。現在牠爲了要防備北方的大熊——蘇聯，手裏還捏着一大筆本錢沒有動用，要是爲情勢所迫，也不難移用對華戰爭上來。最近牠國內已在預備「總動員」，這雖然不免仍舊一貫的帶有一些恐嚇中國的作用，但事實上畢竟也還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問題的解答仍舊是在我們自己，如若我們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起來對日長

期抗戰，日本的總崩潰是必然的趨勢，就是外部不崩潰，內部也要先崩潰起來。要是我們先顯出了弱點，那麼我們的弱點就是敵人的強點，敵人獲得了新的勝利，就可以安慰牠國內的民心，先部份消滅國內的危機，然後繼續和我們作戰下去。現在正是中華五千年歷史的絕續所關，出主入奴的唯一時機，我們大家務必**要同心同德**，一致精誠團結，來促成侵略強盜的日本的總崩潰。

在崩潰中的日本
全一冊

每冊實售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發行者

經售處

陳叔堅

新中國出版社

廣州惠福東路惠
新西街三十六號

上海雜誌公司

北新書局

生活書店

光明書局

會文堂書局

民衆書局

廣州漢口書局

世界書局

美商美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7
75292

5000

75292

\$30